

後集  
五女七貞



康德六年五月廿七日

版權  
所有  
必究

後集五女七貞 每冊三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小南關王委市門牌十九號

印刷人 張少岐

奉天小南關王委市門牌十九號

印刷所 醒時報社印刷部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武俠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

【卷二十六】

第一百四十四回 黃副將巧施反間計 竇二敦怒逐墨麒麟

詩曰 子養親兮弟敬哥 休殘骨肉起風波 劬勞恩重須當報 手足情深最要和

公藝同居今古罕 田真共處子孫多 如斯遐邇俱稱羨 子養親兮弟敬哥

這首孝悌歌，是昔賢所遺，語雖淺顯，可是說的非常透澈，勉人為孝子，勸人友於兄弟，人之為善誰不如我，可是孝悌這兩件事，尤其較為容易。順天理，合人情，決不會不孝，決不會不悌，沒見過逆子能够做聖賢的。不能友於兄弟的，沒見過在外所能交下知心的朋友的，這些閒文不在話下，且說張鐸來鶴山口外，自己思前想後，并無活路。這才要擡頭一死，那知就在這時，一條黑影在面前一晃，張鐸不由的一機伶，暗想這真是死期到了，面前這條黑影，分明是張景元的陰魂，前來索命，自己准知道這可活不了啦，暗中交待，張鐸這叫疑心，這就是自己吓嚇自己，可是這裡也關着因果報應。當年張景元是被破鐸逼死，張鐸總算心虧心，今日到了這時候，不由的把舊事憶起，更兼神智已昏，面前起了幻像，按說張鐸是多大的英雄，南走一千，北走八百，闖蕩江湖，怎麼也說神道怪的話呢，暗中交代，不止張鐸到了要尋死時是這樣，就是平常人，在生前作過什麼惡事，害過他人的性命，赶到自己臨了命終的時候，必要把一生的大善大惡事，全要放在心上頭，自己才明是非，別善惡，如所作的事是善，不過心地空明，惡的必要把當年效人害命的情形，現在目前，定疑神疑怪的，覺着當年所害的人在面前，其實那又有真魂來索命呢

這些閒文不在話下。且說張鐸當時倒真是視死如歸，決不姑惜，眼前這一發難，立刻想起當年逼死張景元的事，喲嘆我今日落到這個結果，正是我的報應到了，不死何待，想到這便拴了個繩套，要上吊一死，這時不禁的慘然自嘆。這才是冤怨相報，自己不知不覺的，拴的這個繩套，跟當年逼死張景元那個繩套一樣。此時知道自己一定得喪命在連環套口，遂用石塊墊着，翹着脚伸着脖子往裡一鑽，覺着這種難受別提了，可是再想撤下來，就不易了，趕到氣一閉，立刻兩臂抬不上去了，自己眼睜着就要命的無常，就在這時覺着後面有人把自己托起來，跟着繩扣也鬆了，沉了一刻，氣也覺着緩了上來，啞啞一聲，睜眼一看，正是安良義士夏大雄，張鐸此時真不如死了好，這一見恩兄在面前，自己實在是羞慚無地，夏大雄柔聲說道，賢弟何至行拙志，愚兄小才，尚能爲賢弟遮風避雨，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愚兄尚可爲力，那知張鐸竟自一聲痛哭起來，夏大雄此時在一旁微笑不語。候着張鐸哭了一會子。倒是哭的眞痛，實在是有點天良發現，覺着對不過自己了，自己有些不忍，這才向前勸道，賢弟你不要過悲傷了。山上的守軍嘍兵太多，被他們聽了去，多有不便，張鐸這才忍住了悲聲說道，小弟如今實覺無面目再見恩兄。小弟我受兄長大恩，絲毫未報，反落魄沒有立足之地，教小弟忍不傷心。兄長的大恩，只可來生再報了，說到這站了起來就要走。夏大雄點頭道，賢弟你不要這麼灰心，只怪你在江南事敗時，沒有明白綠林道沒有好下場，那時若洗了手，那會有今日，決不該投身連環套，與官家故意爲難，你不想想，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多少綠林道不早抽身，得了好結果，賢弟是多聰明的人，竟怎麼不明白起來，殺才之禍就在目前，賢弟你怎麼這麼不明白呢，張鐸道、

棋錯一步，滿盤全輸，像小弟這樣行爲，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生死二字決不以爲意了。不過受仁兄的恩深義重，期望我張鐸成名露臉，你這種交朋友算到家了，小弟我是一事不成，半生潦倒。如今落到這種地步，真有些羞見愚兄了，我若有一線生机，豈肯行這種拙志，實在覺這無面目再回江南，反以強投環一死，免得再在人間過這種不得意的歲月，張鐸這時說出一番肺腑的話來，夏天雄點頭嘆息道，賢弟你也是有志氣的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要知道是錯了，能够痛改前非，依然不難成名露臉，若是一錯再錯，那真是自甘暴棄，不過落個身敗名裂。夏天雄說到這裡，從腰中又取出二十兩銀子來，遞給張鐸道，賢弟這有紋銀二十兩，賢弟你帶着吧，愚兄記得每次全是二十兩，如今也巧了，不多不少正是二十兩之數，賢弟你這次要趕緊回關裡，不要再在關東纏綿，愚兄我此番在黃副將面前力保，黃大人才不追究以往之罪，賢弟你若再入歧途，落在官人手內，愚兄我就不能護庇你了，張鐸此時大良發現，想了想，家持自己的情形，在青竹堂三次贈銀，誼過同胞，後在螺絲島義釋，担了多大的關係，如今二次被擒，還虧了我這愚兄的情面，這時被逐輕生，又來救我一命，人非禽獸誰能無心，自己此時要是再拿着銀子一走，天良上也覺着羞愧，張鐸拜脚一梁道，可惜我堂堂七尺之軀，竟不能辨邪正，明是明，受恩不報，真匹夫之輩也，稱得起什麼英雄。道的什麼好漢，捫心自問，太覺良心有愧了，正色向夏天雄道，請兄長恕小弟已往之非，小弟從此要革面洗心，立志追隨兄長，作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現在竇二敦對我是割袍斷義，劃地絕交，我也不能再顧及他了，現在竇二敦所恃的，是連環套內窩藏着御馬八駿，官家不敢大舉攻山，怕他七御馬給殘害了，無法交官。

如今這御馬藏在後山隱密之所。外人難知，小弟是深知後山的山形地理，兄長若有胆量，放心小弟，我們何不作一番驚人事業，進連環套盜馬，倘能如願，豈不是人前顯耀，囊裡奪尊，夏天雄把大拇指一挑道：「賢弟你這算是對了，我不能幫你別的，只有賢弟你想成名露臉，愚兄我定要助賢弟你成功，咱們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當時一議定，兩人就要撲奔連環套內，就在這一眨眼的工夫，只見面前刷刷刷三條黑影，全奔了山內。夏天雄啊了一聲，暗說怪呀，我來時本沒有一人知道，只因釋放張鐸之後，大家紛紛議論，就有說這是放虎歸山的，就有說是，別看那麼着，張鐸此次沒得了好去，恐怕他沒有面自再回連環套，定然遠走高飛，我們放了他，想藉他的力量取連環套，只怕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飢，諸該鬼趙壁在一旁搖頭幌腦的不言不語，只是微笑，此時大衆俠義英雄沒有拿他當人的，誰還理他，天霸見衆人各說各的見解，互相爭論，遂向趙壁道：「趙大哥有什麼見解，何妨說出來大家議論議論，行不行一點說的沒有，咱們這又沒有外人，難道還有什麼碍口嗎，趙壁道：「我那懂的什麼，這裡有這麼些位出類拔萃的英雄，成了名的俠客，那用我這無名小卒來參與，天霸一聽，知道他這是故意說風涼話，遂正色的說道：「趙大哥此事實是關係大局，不要視同兒戲才好，趙壁見天霸這麼說，遂不敢說笑話了，也正色向天霸道：「此次放走張鐸，決非出自愛將之心，不盡要想借刀殺人，好給我們除一害，若是竇二敦動了疑心，決不能容張鐸再在連環套立足，張鐸自入江湖道以來，威震綠林道，誰不聞名，此次來在連環套，又被竇二敦重用，正如爲虎添翼，連那雪麒麟尙文義，也好似竇二敦的左膀右臂，此次冒然的離心離德，試想竇二敦如何能容，定要劃地絕交，立成冰炭，當是只要

們他一翻臉，決沒有再和好之理，張鐸焉能就肯善能甘休，只要二人一換口，就叫恩斷情絕。試問張鐸有何面目再見他人。今日他死在寶二敦之手，定要自己以一死了之，我算定了張鐸的命算沒了，我說下這話放着，張鐸他還是仍然能在連環套照舊執掌大權，那時我是挨位給磕頭，此時長臂童子黑士傑道，老師，你老還是別大意了，真要是寶二敦他要交朋友有始無終，容忍下去，那一來，老師你的頭可就磕上了，咱們爺倆是自己爺們，我要是受老師的頭，有點不大合適吧，趙壁吓的唾了黑士傑一口，伸手又給了一巴掌，把黑士傑打的躲開了，天霸等聽了趙壁這番話，甚為有理，大家也想着，張鐸此次若果然能够依然在連環套執掌大權，暗中歸順官家，裡應外合，為官家出力，那才是天助成功，衆人全這麼暗中心思想，惟有夏天雄心焦急，心想若是果真應了趙壁之言，張鐸就是不死在我的手裡，也就是被我殺了，因為這次張鐸偷營劫寨，這裡毫無防備，由我一人猜測，恐怕有這種事發生，也未可知，不料冤家路窄，竟是張鐸帶隊下山，這才驚動了羣雄，把他拿住，現在雖叫恩放了他，若果應了趙壁之言，那真是死在我的手內，夏天雄雖想到這裡，但是向來處事謹慎，並沒有後悔的地方，自己遂悄悄溜了出來，打算到連環套探聽一番，見個水落石出，也好放心，當時夏天雄遂撲奔連環套口，來到這裡，先找僻靜地方隱身，忽聽得山上頭道寨柵欄門內，一陣大亂，跟着從裡面把張鐸給推了出來，吧的一聲，又把寨門關個嚴實，夏天雄就知張鐸這次真應了趙壁之言，一定是兩人反了目，自己倒要看看他出來，投奔那裡，就在這一尋思的工夫，但見張鐸撲奔前邊一片樹林子，夏天雄暗道，他不奔山下走，這是怎麼講呢，遂暗中跟隨着來到這片小樹林中，見張鐸進到樹林子裡，

自言白語的抱恨無窮，解下腰帶要自縊而死。夏天雄見張鐸此時是真心悔改，那能容他真死，遂轉到他身後，把張鐸才救了。但自己從離開了營帳，直到進了樹林中，並沒見有別的蹤影，此時這三條黑影，分明是隱藏在附近。自己暗暗自己，夏天雄你身為俠客，要是再被這不如你的所賣，你還懂得起什麼安良義士齊李靖呢，當時這一轉念，腳可站住了，不敢往前再走了。遂正色向張鐸道：賢弟，你我今日要各本天良，各撤良心，雖是桀犬吠堯，各爲其主，可是賢弟你想想，愚兄我以往有不利於賢弟你的地方沒有，如今我有害你的地方沒有，張鐸被這兩句話說的，如墜五里霧中，自己忽然答應：愚兄你真是令小弟無話可說了，滴才小弟把肺腑的話，已竟跟兄長說了，小弟此時心氣二念，只有一心痛改前非，也不求功名富貴，只求贖已往之罪了。張鐸這話沒說完，夏天雄道：賢弟，只怕你言不由衷，方才那三條黑影，恐怕是賢弟你帶爾來的，初要把愚兄誘進山去，下手收拾我吧，張鐸把脚一槩，恨聲說道：兄長，你這些疑心，教我好恨，我此番受辱，出得渾環套已具必死之心，想不到兄長你來救了小弟的性命，兄長你若不來，只怕小弟這條性命早已幽冥了。我既存必死之心，怎會再參與其黨，兄長此來，小弟何從知曉，我自知己竟作下錯事。如今再改過前非，只怕未必有人肯容我了，我此時惟有把心掏出來，給兄長看看就信了。說到這一伸手從靴內抽出一把解手利刃，照着自己胸前就刺。夏天雄一把將張鐸的腕子抓住，把解手利刃奪過來，張鐸是放聲痛哭，夏天雄想了想，果然是錯疑了他，在他尋死時，何嘗想到有人來救他。那時我若不趕到，情實他是准死無疑，自己真是錯怪了他。當時又安慰他一番，張鐸又表白了一番心跡，這才言歸於好，彼此也猜不出醫去的三條



黑影，究竟是那路的能人，張鐸道：「兄長不必猜疑了，這連環套的道路，全在小弟的掌握中，六十四寨消息埋伏，全是小弟一手製成，後山有一畝園子城，在五寶溝後，依山形地勢建造的，形式非常的奇異，外人決不易進去，小弟深知此處的秘密，只要進了此石城，八駿御馬全在那裡，我們盜出此馬，從後山出去，不費吹灰之力，當時這一議定，兩人剛要往套內走，忽聽背後有人喊道：「夏大叔你別自己立功，帶着我們點，夏天雄回頭一看，只見從山坡旁過來四人，正是神彈子李五爺，帶着丁猛雄、馬元雄、王英傑、爺四個狂奔過來，夏天雄忙招呼道：「李五爺這是從那裡來，李公然道：「我們爺四個是算就了，夏天雄要立奇功，這才教他們跟來，隨着夏大爺立點功勞，也顯着他們全不是飯桶，夏天雄道：「李五爺此來正好，我這位義弟此時已棄暗投明，痛改前非，真想立點功勞，以贖已往之罪，如今李五爺跟着我們，定能得不少幫助，遂把張鐸要盜御馬之事說明，當時李五爺是十分高興，夏天雄道：「去倒早誰去，只怕他們走這種崎嶇的山道，未必走的了，李公然知道夏天雄是看着馬元雄身體笨，怕他跟不上，自己心中暗笑，這不過是看他的外表，沒見過他的工夫，他的脚程慢說是走這種山道，就是多險的山道，也一樣的能走，說話間自己也不便分辯，准知他們脚程不慢，惟有走起來看吧，遂含笑，夏大爺不用擔心，他們還不致於這麼不濟事，夏天雄道：「那更好了，當時各自結束了一番，由張鐸領導着，揀那荒草沒脛的荆棘塞途的地方走，來到亂山叢中，果然是寂無人跡，就在離開連環套後套不遠的亂山中等候着，够了時候再動手，這一路所走的道，居然全是的沒有先後，李公然是自幼練的工夫，脚程真比別人高出一頭，馬元雄當年跟快馬比過，天生來的飛毛腿，真有特別

的本領，丁猛雄是打獵出身，終年在山中爬山越嶺，走起山道來，是如同走在平地一樣，當時衆人休息了一會，夏天雄道，李五爺，你老倒是怎麼知道在下會來到連環套口內，與張賢弟會在一處呢，我看無意中決不能這麼巧，因為連環套非同別處，就是我没有事，決不願進他的套口、自找麻煩，李公然笑着罵元雄等說道，夏義士要問怎會來到這裡，這全是爲他們才敢冒這種險，只爲他們常常的跟我說，教我想法子把他們提拔着立點功勞，也好希望保舉功點名，總問我該着怎麼行動，才能露臉，是我告訴他們要打算爭光耀祖，巴結着立點功勞，好保舉着做官，必須跟俠義們學，學人家那麼作事，總有稱心如願之時，像夏義士的行爲，多令人敬服呢，所以你的一舉一動，他們三人留了心，今日夏義士來連環套，他們拉着我暗暗跟隨，才聽得二位要入虎穴龍潭去盜馬，他們私自議定，要暗中跟隨，我恐怕在暗中悞了事，反爲不美，這才明打招呼，我此次也全是爲他三人，我有鏢佔着身子，決不再想別的了，立了功勞也不再求自身的富貴，只求貴大人提拔提拔他們就是了，夏天雄聽了點點頭道，很好，他們能這樣，倒是很有志氣，連我也是這樣心情，我把功名富貴，早看成過眼雲烟，此次若立了微功，定要給張賢弟保舉着，轉功贖罪，作他進之身機，李五爺道，這事關係着全局，只要御馬盜出來，我們就可放開手剿山，沒有顧忌了，竇二敦敢這麼放胆的抵抗，正是因爲有御馬在他掌握之中，那時我們若逼急了，就怕他把御馬傷了，或設法是消滅，使我們受盡千辛萬苦，也難脫罪刑，倘若微天之幸，把御馬盜出來，大事算成功了，夏天雄道，李五爺所見不差，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急於與張賢弟冒險進連環套一行，成不成的付諸運命了，說話間天色已不早，陰沉沉星斗無光，張

鐸振着精神，頭前引路。這種道可是危險到萬分了，衆人各自施展輕身本領，竄高縱矮往攀籐附葛，直奔五行溝，來到五行溝就好走多了，因爲這一帶已是內山套口，由五行溝，後走，過了兩層套口，張鐸道，前面已是五寶溝金銀套，只要過去五寶溝，就到了後面的石城了，那裡就是存御馬的所在，說話間已進了五寶溝，在這裡隔着一箭多地，就有一處更房，但是雖有這種防守的設備，對於守衛上却非常鬆懈，就因爲這種山勢奇險，不易出入，那知道凡是失事的，全是由於大意上悞事，李公孫見這種山秦的情形，暗暗驚異，因爲自己從幼年闖蕩江湖，什麼大山大寨全見過，可沒見過這種偉大壯麗的山形，按那種形勢，就是裡面有千軍萬馬，也顯不出有多少人來，可見地勢太大了，不提五爺暗中贊嘆，且說墨麒麟張鐸領着衆人够奔石城，有更房的地方滿得繞着走，過了五寶溝離石城不到一箭地了，他所走的全是邊山一帶的地方，這一帶地勢非常荒僻，所有放哨的嘍囉等全是在正式山道內盤查，誰肯往山坡上去巡哨呢？這六位順着山坡繞到石城一帶，只見所有沿山一帶已沒了障礙。好在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是預備着進連環寨來的，所有應辦的傢伙全都帶着了，此時把飛抓百練鎖取出來，着了着石城上頭，抖手拋了上去，抓住了，然後請神彈子李五爺先上去，墨麒麟張鐸也跟着上了石城，小霸王丁猛雄等全順着絨繩上來，這次凡來的人，全是振起十二分精神立這分奇功，趕到了上面，一看這山頭地勢極大足見石城中也非常寬闊了，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向張鐸李五爺一商量，得先把裡面看馬的收拾了方好下手，因爲往外盜這八駿馬非常的費手脚，必須要有從容的工夫才能下手，墨麒麟張鐸道，不是我眼空四海目中無人，看馬的是伺候大廳的八位小寨主，並沒有什麼出

類拔萃的功夫，我們要收拾他們還費什麼事麼，墨麒麟張鐸率衆人先順着馬道下了石城，見石城前紮着兩座帳棚，可全空着沒有人駐守，墨麒麟張鐸指着這兩個空帳棚向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道，恩兄你看，山寨太大有什麼好處，這就叫鞭長莫及，手大掩不過天來，竇寨主的心胸不是不大，但是自己有多大精神，全想顧全着那裡辦的到，安良老士賽李靖夏天雄點頭道，想來就是這種情形上關係着成敗，牡丹雖好，還得綠葉扶持，不論有多大能爲也不是一人所能成的，說話間已到了石城門口，衆人散開了，墨麒麟張鐸先到了石城門，便望裡窺探了窺探，只見守門的兩名嘍囉已不知躲到那裡去了，墨麒麟張鐸向夏天雄等一點手，衆人各亮兵力，蹣跚潛踪，來到石城門內，只見裡面形似石洞，石壁插着燈籠，發出來的一點亮光，能辨出石門內的道路，當時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等，隨着往裡走了有半箭地遠近，只見前面有一道重門，門內比較外面寬多了，來到門旁望裡看時，只見裡面是圓形的洞式，靠左邊是一排馬棚搭蓋的十分齊整，每一間馬棚裡全份養馬所用的器具連槽頭，全不混合，所有這八座馬棚單有珠紅金字的牌子，標明是什麼名字，當時墨麒麟張鐸留神一細看，只見偏西北角一間石屋內有燈光閃動，裡面有說話的聲音，自己脚下按勁縱身到了這石屋前，只見裡面正是總轄寨主派來看守御馬的，土裡犬寶飛忠，地理排子寶飛孝，黃鼠狼寶飛文，賽白猿馬子義，這四位少寨主，在先前爲總轄寨主分派的嚴厲，不敢疏忽，這才議定了白天是沒有一點事，只交派嘍卒們刷巡飲喂，服侍御馬，不教他掉了驕頭，夜晚弟兄八人，是正夜的坐守，決不敢疏忽，趕到日子一長了立刻又鬆懈了，誰也不肯賣這種精神了，每夜便分爲兩班來守夜，可也是飲酒摸牌，當時只令嘍卒們早

早打聽着巡山大寨主來時趕緊通報以便提防，今夜正是竇飛忠竇飛孝等弟兄四人守夜，正在酒酣耳熱之時，忽見門外人影一晃，剛要問是誰，一個是字出口，立刻從外闖進一人，土裡犬一看是墨麒麟張鐸，這一驚非同小可，疑惑是總轄寨主，教這位張寨主來調查自己了，剛要招呼，墨麒麟張鐸也真是手急心狠，竹節鋼鞭早掣在手，猛然間，就照定了土裡犬竇飛忠的頭上打來，竇飛忠是猝不及防，那能躲閃，便打得腦漿迸裂，鮮血直流，死在了地上，地裡排子竇飛孝，黃鼠狼竇飛文，賽白猿馬才義，這三個人看這位張寨王一動手，立刻明白，知道是這位墨麒麟張鐸倒反連環套，於是這三位少寨主各擺兵刃往外撞，墨麒麟那裡把這點小事放在心上，自己在外一縱身，竄出這間石屋。這時神彈子李五爺，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把守出路，打虎將小玄壇馬元雄，小霸王丁猛雄，一個輪桿棒，一個擧竹節雙鞭，攔住了馬子義竇飛孝和看鼠狼竇飛文，一遞上手，馬元雄好似凶煞臨凡，如虎出洞，這三位少寨主那裡是對手，立時三招兩勢之下已竟傷了竇飛孝竇飛文，賽白猿馬子義一看全受了傷，自己仗着身形靈巧，便虛幌一招，往外逃走。急忙到石城外鳴鑼報警，那知剛到了石城門口，只聽得城後弓弦響處，叭叭的一連兩彈子，打在了惱袋上，立刻跌倒，連掙扎也沒掙扎，立刻間氣絕身死了。這一來四名少寨主全死在這石城內，當時守衛御馬的全喪命，墨麒麟張鐸道，此乃天助我等成功，說話間趕奔到馬棚前，頭一座馬棚正是八駿馬的第一騎烏騮，第二座馬棚是赤兔，第三步是黃驃第四騎是呼雷豹，第五騎是白龍駒，第六騎是紫驊騮，第七騎是祿耳，第八騎是玉獅子，這八駿馬滿都牽了出來，安良義士賽李靖夏天雄說道，我想這絕不是容易盜出去的，因為一牽動，便要陣陣長鳴。

響震山谷，咱只好闖着往外走吧，於是安良義十賽李靖夏天雄頭一個牽烏騾牽寶馬、神彈子李五爺隨在身後，牽着第二騎赤兔追風千里駒，第三位是打虎將小玄壇馬元雄，第四位是小霸王丁猛牽着呼雷豹，第五名是鑽鐵塔王英傑，第六位是墨麒麟張鐸隨後，可是人是六名，馬是八匹，尙有兩匹馬沒有人來牽着，終由鑽鐵塔王英傑，小霸王丁猛雄每人牽着兩匹出了石城，可是有一樣最難，就是這種駁馬嘶嘶無法禁止，只好是緊走，繞到石城後，走後山小路、走出沒有多遠，穿山甲竇飛彪，獺皮象寶飛仁，小花驢寶飛義，小墨猴寶飛武追來，這四位早來接換後隊的，一到石城內見地上血泊中躺着有三四名死傷的人，這一來把四人嚇得魂飛九霄以外，再看御馬時蹤影已經皆無，這一急非同小可，四位少寨主就知後山進來了，趕緊各拿兵刃來到石城外，察看來蹤去路，忽聽得一陣陣馬嘶之聲，本來這種寶馬處處與尋常馬不同，迎風是嘶如同金聲玉震，令人一聽就知道是良驥，這四位少寨主趕緊追趕下來，這時衆人尙沒走遠，穿山甲竇飛彪，厲聲問道，小輩們特以胆大，竟敢擾亂後山，闖進石城，盜走御馬，要想逃走，勢比登天，當時這一喝喊，墨麒麟張鐸說道，衆位不要走了，先把這羣小輩們打發了免得攔阻我們的歸路。安良義十賽李靖等全停身站住，竇飛彪等轉眼間已來到了近前，墨麒麟張鐸一看，正是穿山甲竇飛彪等，賊人來到近前，竇飛彪一眼看見張鐸，十分憤恨，大罵張鐸反復無常之輩，今日要再教你逃去手去，我竇飛彪決不活在世上，原來竇飛彪因今日白天到大寨去領餉，才聽說張鐸被逐出連環套，自己暗想總轄寨主這回事作的未免太猛了，這個張鐸乃梟雄之輩，可用則用，不可用則殺之，這一把他趕走，恐怕他定要投降官兵，爲官家添了一條大膀臂，連環套

的虛實動靜滿在他心種，只怕他要報這番羞辱，我們就要沒有安枕之日了，竇飛彪想到這，跟三位兄弟一說這情形，趕到夜間要加緊防備才好，可是這種事雖是自己想到了，可不能自己作主多調守山的嘍卒們加班的守衛，竇飛彪想着，趕到第二日要乘機稟明了總寨主，只是自己是奉命看守八駿馬，各寨防守各事與自己的職權無關，還是不多管閒事爲是，想到這層當時立即帶同竇飛仁，竇飛義，竇飛武，一鬪到後寨石城換班守衛御馬，趕到了後山這才發現四位少寨主傷的傷死的死，竇飛彪急會不急，當時率領着竇飛仁等趕奔後山，聽得駿馬嘶聲，知道尚沒走遠，遂來到後山坡，竇飛彪頭一個亮大刀竄過來，照定張鐸的頭頂便砍，張鐸在旁一撤步，竹節鋼鞭迎着鬼頭刀往上一撩，當的一聲，竇飛彪的刀磕到半空中，把竇飛彪的虎口全震裂了，竇飛彪翻身想走，張鐸一抬腿把竇飛彪踢了一溜跟頭，這時竇飛仁，竇飛義，竇飛武全往上一圍，這邊打虎將小玄壇馬元雄，小霸王丁壽雄，立時各自往前一縱身，馬元雄喝了一聲，亮桿杖縱到這三人面前，真似猛虎出洞一般，桿杖到處，已把竇飛仁摔出多遠去，丁壽雄一對竹節鋼鞭上下翻飛，像這幾位無名小輩那敵了這兩位牛龍活虎的英雄，當時便把這四少寨主殺退，張鐸向夏天雄說道，這一來我們可以逃出虎口了，夏天雄看了看後山形式搖了搖頭說道，據我有恐怕賊子等，未必肯善罷甘休，說話間這就要奔山下，那知還沒走出多遠猛聽得後山上一片殺聲，隱隱聽得喊別放走了奸細呀，追呀，跟着山頭上燈籠火把亮子油松，照耀的如同白晝，遠遠的像一條火龍相似，這裡衆人也不便走了，臺姑住身形，倒要看看來者何人，霎時間山上這隊人已經下來了，張鐸看來者正是山上五位寨主狠心狼狽宣空，妙算猩猩宣嬰，呼雷豹夔龍，

巡山豹變虎，花班豹變貞。這五位寨主，全是武功出衆，藝業過人，今夜巡查到後山。只見石城大開，守石城的八名少寨主，是一位不見，這位巡山大寨主宣空，是足智多謀，非常的英勇，在連環套掌巡山大寨主之權。所有六十四寨的寨主嘍兵無不懼他三分，現在一看御馬丟了，就知道本山定有奸細勾結外來的官人盜的，這要是真教奸細走脫自己掌管着巡山，那能脫的了關係，遂趕緊的率領這隊嘍兵往後山趕，果然竟在後山坡遇見少寨主逃了回來，這才吶喊殺聲奔下山來了，來到了近前，已經看見了張鐸在內、宣空怒從心上起，氣從胆邊生，把寶劍一舉狂奔過來，他是安心把御馬奪回，這時宣嬰也跟着往這邊一縱。這五位巡山寨主，不同別人，把各人掌中的兵刃揮動，打算趁着一個猛勁撞到御馬前，先將御馬到手，那時大寨接應一到，立刻反攻爲守，設法收拾這羣汗奸，狼心狼狽，縱身形來到了李五爺的面前，颯颯一連就是三劍。李五爺是猝不及防，撒刀接架時已來不及了，跟着用彈弓接架。這一來李五爺先吃着一半虧，那知竟在第三招，驟閃不及，只好用彈弓往上一搪，轟的響把弓絃折斷，李五爺往旁一縱身時，那四位巡山寨主也到了，就在這一亂的工夫，把這邊的人馬衝開，八匹御馬落後的，有一名駿馬名叫踏山玉獅子，這匹寶馬因爲在最後邊，更兼着人少，領着馬的只有六人，馬倒是八匹，故此被賊子衝散了，妙算猩猩宜嬰伸手把這匹駿馬的縲繩攔住，好大的神力，竟將這匹踏山玉獅子拉走，夏天雄一看這情形，真要是被他們把御馬再搶回，前功盡棄實在可惜，自己便督催着這七匹御馬往後山退，李五爺的彈弓絃已斷，自己空有神彈才之名，此時反倒是束手無策了，只得隨着夏天雄保護御馬，這時張鐸、丁猛雄、馬元雄等，全被巡山五寨主圍了起來，這一路



混戰，因為這邊人單勢孤，更兼這巡山的五位寨主勇猛絕倫。丁猛雄跟馬元雄，兩人力戰四寇，張鐸是跟狠心狼狽宣空對戰，這一動上手，誰也不肯留情，兩下裡各自施展個人的絕技，戰到二十餘合，隱隱聽得山上有人吶喊，張鐸等不由的有些害怕，心想倘若山上的接應一到，我們更不好脫身了，因為心慌意亂自己覺着有些氣力不支，狠心狼狽也覺着盡自戀戰，難免敗在他人之手，這位巡山大寨主狠心狼狽宣空猛然用手巾一幌，虛砍了一刀、翻身一縱說聲張鐸小兒，仙長敵你不過，暫留你項上頭，仙長不陪了，張鐸心想，若容他走脫，定要調集後山救兵，那時豈不是更難逃走，想到這裡，那肯放他逃走，一順竹節銅鞭喝了聲那裡走，縱形追了過來，那知道宣空往下一場身、胳膊肘一找地就施展關地輪刀，叭叭的在地上翻飛，刀法只取下盤，這一來張鐸那還是他的敵手，自己連縱了幾次，第三刀就沒躲開，被刀尖掃在了腿肚子上，張鐸倒退了三步，撲通一聲便栽倒了，狠心狼狽一疊腰躍起，縱身到了張鐸身旁，捧刀惡狠狠的照着張鐸砍，張鐸自知這次必死在賊人之手，就在這刀將落未落之時，忽然在旁邊峭崖懸山之上有人高喊，好猴兒崽子你敢傷我朋友的性命，這是你的死期到了，俠客爺要你狗命，話到人到，宣空就覺着背後一股子風聲，自己的刀本是往下落的，覺着涼颼颼已經到了脖子上，赶忙往回下一撤刀，刷的一翻身，單臂托天的往上一撩，想着暗算自己的人的腕子，那知背後這人身手更是矯健，連抽刀翻臂，刀背反找上宣空的刀身。當的一聲，把宣空的刀削成兩段，宣空嚇得忙撒身想逃走，這人刀光閃處，用了一手野馬分宗，撲的就將頭上的髮纂給削下來，髮纂散開，披散下來，老道不像老道了，就跟陀頭和尚相似，這一下子嚇得宣空魂飛天外，魄散九

霄，拚命的往旁一縱身，算是閃開，張鐸以為自己是必死，萬沒想到又遇了救星，定眼時，上面下來的正是三俠，救自己的却是蠻南俠張玉，三俠怎麼會那麼巧於此時到此，原來三俠此番遂羣雄來到口北，跟竇二敦算會了一陣，雖然沒露了，可也沒立了功勞，三俠暗中聚到一處，張玉說道，我們在江南有相當的名譽，也真幹過幾次驚天動地的事，如今來到口北，要這麼遂着大遛走，不單都露不了臉真有些洩氣，我們在江南那點威名，來到口北就不能把這環套如何了，又定被他人笑我們人傑地靈，守家鄉，該故土，才浪得虛名，一離開蘇州府立刻就完了，我們要想在人前顯耀，整齊奪尊，沒有別的得辦法人家不敢辦的事，為人家所不敢為的，那才不枉稱三俠，言千口念無量佛道，南俠所說極是，我們要是落在他人之後，豈不辱沒了俠客之名，可是連一套的事與他處實不相同，他山上不論怎樣的嚴緊，他只要有人的所在，就讓是鐵壁銅牆我們也有法子出入，不過御馬八駿落在他山中，這一件事極關重要，八駿馬在他掌握之中，倘或逼之甚急，倒容易激生他變，若是他抱着玉石具焚，把御馬傷損，我們縱然攻破了他的山寨，也無濟於事，黃大人也難以覆旨，這次總要入賊並獲，方能算是完全，我們既打算人前顯耀，何不暗入連環套，探明他御馬保存的所在，設法把御馬盜出，才不愧俠客之名，無髮俠高亭高曉鐘道，我們既然有這種決心要出人頭地，為人所不敢為，我們就不便耽延，常言道，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我們想的到，就許有別人也想到了，不如趁今夜就去探山怎樣，三俠計議一定，這纔於當夜各自結束停當，暗奔連環套，那知又與夏天雄等互相對了紅，全是一樣的計劃，高曉鐘悄悄吉道爺說道，道爺看怎麼樣，真就有走前步的了，我們倒不便露

面看他們怎樣下手，後來李五爺帶着了猛雄，馬元雄，王英傑趕到，鎮東俠說道，我們三人跟他們的情形不同，我們全是不圖功名，不貪富貴、不求名，不求利，只爲是替天行道，除暴安定，既有他們想建功立業，我們倒要退一步了。暗中跟隨，有用我們幫忙時再出頭相助，若他等已然得手，我們不便露面了，張玉說總，我們見機而行，不必規定，三俠這才暗中跟隨着，及至張鐸等動手，盜馬奔後山，巡山五寨主追趕下來，後來張鐸受傷眼看就要喪命在宣空之手，張玉這才出頭相助，傷了宣空，鎮東俠老道吉千，亮劍接應了猛雄，無髮俠高爺抖桿杖，來馬元雄，蠻南俠張玉這口刀，展開真似生龍活虎，那把這羣賊人放在心上，霎時間一連傷了十餘名，這時巡山三寨主變龍，四寨主變虎，兩對鎗全被鎮東俠吉道爺削折，立刻敗了下去，張鐸右腿被傷，已不能行動，後山一帶鐘聲響亮，張玉說道別追了，我們退出後山要緊，老道吉千遂高聲喝道，賊子們聽着，家仙長乃是鎮東俠吉千，仙長以好生之德，不忍趕盡殺絕，要命的趕緊逃命，敢阻攔道路的別怨仙長劍下無情，這一聲喝喊，嘍囉們見五位寨主已經敗了三位，就是強自拚命堵截，恐怕也未免擋的住人家，不過白白送掉了性命，便都退了下來，吉千見嘍囉們已退敗下去，張鐸坐在地，上說道，衆位趕緊的離開這連環套，把御馬保護着出連環套的山寨，不要以我張鐸爲念，我不願帶累衆位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我若是死在他們的手內，那算是我一生作孽之報，當時張鐸一說出這番話來，旁人全沒有答話，鎮東俠老道吉千，口念無量佛善哉善哉，我焉能袖手旁觀，置張爺於不顧，貧道無論如何也得救張爺回去，你可要忍着疼痛恐貧道要揹你一程，張鐸說道，仙長不必管我張鐸了，眼看着連環套內追兵又到，那時節，

怕更不易走脫，請仙長走吧，鎮劍俠老道吉千不住念着無量佛，隨伸手一拉張鐸的腕子說道，不要盡自耽誤趕緊走吧，吉道爺一用力把張鐸架起，張鐸說道，仙長不要忙，弟子的雙鞭得帶走才好，吉道爺便把雙鞭拾起，張鐸把雙鞭插在背後，吉道爺便背着張鐸飛奔山下，張鐸這份難受可比什麼刑法全厲害，因為鎮東俠老道吉千，身量矮小，張鐸的身量高大，兩下裡高矮差的多，張鐸伏在吉道爺身上，兩條腿在地下搭拉着，右腿既自傷痕，那能像好人身體那麼靈便，腿上傷痕作痛再這麼在地上一拉，震的痛澈肺腑，赶上這種山道非常的難走，張鐸此時可稱得起是罪孽深重，自己是緊咬牙關，忍着疼痛，再說吉道爺身為俠客是多大的身份，那能吃這種辛苦，這是平生的頭一次，這時山上的嘍雜們，全被張玉高曉鐘，追的是喪膽亡魂拚命的逃走，夏天雄等是安然保護着這惹禍的御馬，闖出了後山套口，也就是將將離開了後山口，耳中聽得連環套中金鼓齊鳴殺聲大作，震的是山鳴谷應，衆人聽得就知道是已經驚動了連環套的中央大寨。果然是全山各寨主全得了警報，御馬被盜，四位少寨主被殺傷，張鐸倒反連環套，勾結了汗奸混進後寨，巡山的五位寨主也敗了回來，這個信一報到聚議廳，竇二敦一聽見這個消息，氣得三屍神暴跳，五靈豪氣騰空，咬牙切齒恨聲說道，我今天再容天霸小兒耀武揚威，張鐸人前顯耀，我竇二敦從此離開口北，連環套讓與他人，立時傳令調左右前後二十四寨整隊下山，要與天霸小兒決一死戰，這一聲令下，真是人人胆寒，個個心裡知道這次出山，定要殺個地覆天翻血染連環套前，要知竇二敦這次出戰，黃天霸怎麼與他對陣，及兩下勝負且看下回分解。

歌曰 幼兒或罵我 我心覺喜歡 父母嗔怒我 我心反不甘 一喜歡 一不甘

待兒侍親何相懸 勸君今日逢親怒也將親作幼兒看 兒曹出千言 君聽常

不厭 父母一開口 便道閑多管 非閑管 親掛牽 皓首白頭多語練 勸

君敬奉老人言 莫教乳口爭長短

這首勸孝歌乃是昔賢所作，語極俚俗，雖略諷之無，亦能了解其意，足以解人深省，使人知父母之恩難報，竭盡孝道，尚如寸草春暉，若再有逆行那會能邀神的保護，恐怕要報應就在眼前。閒話不提，且說竇二敦一怒之下傳令二十四寨寨主率全寨嘍囉下山，要與天霸一決雌雄，尙文義道、竇寨主不可逞一時的意氣，作此狐注一擲，張鐸忘恩，賣友求榮，致使御馬得而復失，殊令人可恨，可是現在我們得先把本山整頓好了，免得內中蘊藏奸細，棋勝不顧家，恐怕大禍就在眼前了，當時尙文義道一說，竇二敦立刻正色說道、尙寨主既已見到本山恐怕有奸人潛伏，這倒是得加意嚴防的事，就請尙寨主替小弟保守山寨，小弟今日是不與天霸小兒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決不甘心，竇二敦調集了二十四寨，每寨挑二百名精壯的嘍囉，連自己親信的弟兄二百名，共集五千精銳，四十多位寨主一同起隊下山，吶喊殺聲，直奔前山套口撞出來，繞奔後山套口想堵劫這盜馬的奸人，這時天已經快亮了，立刻聞這種殺聲已傳到了官人那邊，天霸等聽得連環套的殺聲大作，這裡也不敢不作隄防，及至查點自己的人數，才知道短了好幾位，一共是短了夏天雄，丁猛雄，馬元雄，王英傑，李五爺，吉道爺，張玉，高曉鐘，當時這一發覺短了這麼些人，知道准是進了連環套，天霸跟李煜等一計，大家全說是不妨事，因為有三俠跟着，決不要緊，只是這

次他們忽的不約而同的全暗入連環套，倘若人單勢孤，被人家困住，我們也得趕緊的接應。接應才好，大才家各自準備跟着整隊出發，趕到大隊一出來，跟着就有差出去的探子回來報告，說是連環套的金鼓齊鳴，喝喊殺聲，看情形就要撞出山來，天霸點頭跟着一擺手，報事的退去，聽得連環套的殺聲越法近了，見寨門開處，大隊人馬，往外一闖，這次的威風非常的大，所有套內的精銳滿出來，天霸等合兩翼羣雄壓住了陣式，不要被他們的大隊衝過來，那時恐怕要先吃他們的虧了，羣雄今天是各自預備着跟寶二敦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就在這時見這後山套口內如飛的撞出一隊人馬，衆人全不自由的大吃一驚。不知道這隊人馬是那裡的，內中有小神重賀仁傑目力最佳，仔細一看忙向天霸說進，老叔不要驚慌，所來的全是我們自己人，頭裡那位正是夏天叔，這回他們的臉算露足了，大約許是御馬已然盜出來了，這時那隊人越發的近了，衆人一看，果然不差，正是夏天雄，李五爺，吉千，張玉，高曉鐘，後面跟隨着丁猛雄，馬元雄，這兩個後面正是王英傑，這一隊人馬一過來，趙壁便嚷道：你們上眼馬是盜來了，大約還許拐帶着活寶回來，你們留神看，當中那匹馬上還馱着活寶呢，天霸等這時反倒十分驚異，因為查點人數時，一共短了八位，這回來的一位不短，分明是全回來了，馬上馱的又是何人呢。衆人正在驚疑着已來到切近，計全道，那位馱着的是張寨主，想定然受傷了，我們趕緊的接應吧，天霸說道，連環套的大隊已追到近前，我們這裡不能擅動，免得被他們乘機衝過來，不一時三俠在馬面引導，奔到了羣雄面前，吉千頭前過來向天霸稽首說道，回副將大人御馬盜回，張鏗反正被傷，特來交馬，請黃大人點收，黃天霸以手加額道，此乃天助我等成功，仙長先請後面歇息吧。

。吉千說道，副將大人無庸掛念，貧道還不覺得累，吉千說話間，饒靈的全趕到了，天霸向兩旁看了看，隨向趙壁說道，趙大哥暫時監收御馬，等殺退賊人，有什麼話再說不遲，當時趙壁是起心裡正彎拗着。因爲自己這次就算落了別人的後頭，人家把臉算露足了，此時忽聽得天霸令自己監收御馬，總算眼裡有自己，不禁把怒氣全消，立刻趾高氣揚的向前招呼道，押御馬的羣雄聽真，趙大老爺現在奉黃大人之命，爲監收御馬大臣，將御馬交給趙大老爺，定然有賞，張玉一聽，這個氣可就大了，心說，我們捨死忘生的把御馬盜出來，爲的是捧黃大人交旨覆命，你小子算是什麼東西，當時張玉把臉一沉說道，小腦袋瓜老趙，你別不知自愛了，你算什麼東西，有本事進連環套盜馬，你別裝孫子啦，俠客爺就不信服你這套，趙壁剛要還口，此時竇二敦的大隊已然列好了陣式，天霸見他們又要鬥口，連忙攔着說道，張大俠，你還跟他一般見識，我天霸承情不盡了，當時天霸這一攔着，趙壁可就沒敢還言，忙吩咐弁勇，趕緊把御馬往馬棚裡送，好好看守，多加草料，掉一根馬毛賠一條大腿，弁勇們是凶着他發威，不過背地裏多罵他兩句而已，這時正在亂軍之時，誰也不管他這些閒事，趙壁也是個猛勁兒，並沒問馬是幾匹，那時張玉跟吉千等全沒那麼大工夫管理他，誰管他這些閒事呢，當時這麼兩下裡一大意，就算糊哩糊塗的把馬收了，竇二敦的大隊已然到了，率帶着二十四寨的寨主，以及手下的羣雄全到了，各亮各的兵刃，真是分外的威風，竇二敦眼看着御馬被人家盜走，自己是怒從心中起，氣向胆邊生，這才決意率衆跟天霸一決雌雄，共分勝負，豈知這裡已有了防備，遂越衆當先，左手抱鈎，右手駢食中二指向這邊一指，厲聲喝道，天霸小兒，還不過來等待何時，天霸剛要答話，

怒惱了尙家台的三老，石寶珍掄鐵拐杖狂奔過來，大叫小輩，你有多大的本領，敢這麼猖狂，寶二敦見過來的正是石寶珍，寶二敦對於尙家台三老，早有聞名，知道這個老兒給黃天霸賣過命，所有江南的綠林道恨他弟兄入骨，今日又來變這裡，寶二敦不禁咬牙切齒的嘿嘿笑了一聲說道，你就是尙家台的石寶珍嗎，石寶珍說道，正是你家義士爺，寶寨主，你也是一時的英雄，難道說你不知道識時務，通權達變嗎，就說你連環套亞如鐵壁銅牆，雀鳥全不能飛入，如今御馬已被我們這裡盜回，剿你的連環套，不過遲早間，那時節落個玉石俱焚，冰消瓦解，你雖是蓋世英雄，也不過落個身首異處，聽我石寶珍的良言相勸及早醒悟，尚不為晚，自己趕緊獻出連環套，到黃大人面前認罪，請黃大人恩典你，避重就輕，開釋於你。這時尚不為晚，若待攻破連環套，那時你有悔過之心，只怕已經晚了，石寶珍說完這番話，實在盡心想救寶二敦，因為他實在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並且本領高強，這樣出類拔萃的英雄實不易得，所以自己這麼竭盡良言，想把他勸醒了，那知寶二敦此時擁有整個連環套的權威，數千名精銳，若干財產糧餉，是費了多少年的精神氣力才整理到現在這種聲勢，自己若一投降，立刻把一個連環套拱手讓與他人，自己豈能那麼甘心，當時厲聲道，石寶珍你這片話說與了初出世的少年，或許被你騙動，寶某現有數千健兒，六十四寨的精銳，豈能就這麼罷手，你就是把蘇秦張儀等搬出來，休想把寶某說活了心，石寶珍也厲聲說道，寶寨主，你不聽我的良言相勸，只怕後悔在巨轆了，寶二敦說道，少說閒話，寶寨主是自有主張，寨主爺看你等不過是孺子之輩，要想傷爾等，不過一舉手之勞，你要知道自愛，趁早退回去換天霸小兒前來，寨主爺與你等無仇，豈能與你等一般



見識，趁早閃開，免得寨主爺動手，石寶珍把鐵拐杖一舉，說了一聲寶二敦你太不知自愛了，隨着喊聲殺，往前一進身，鐵拐杖泰山壓頂往寶二敦頂上打來，寶二敦左手紫金鈎往石寶珍鐵拐杖上只一搭往外一撩一送，石寶珍急忙借着他一送的力，趕緊撒招把鐵拐杖撒回來，二次進招知道他這對紫金鈎招術神奇，變化不測，這才施展開自己的藝業，老義士這根鐵拐杖乃是方外異人所傳，有三十六路天魔棍是一招一式全有真傳，石寶珍是以這件兵刃成名，只要是跟他遞上手沒有討了好去的，老英雄是想着在衆俠客之前顯一顯身手，教人知道尙家台三老全是英勇之輩，不是徒有虛名，自己想用這件鐵拐杖勝寶二敦，那知今日老英雄算遇了勁敵，寶二敦這對紫金鈎實非平常之輩所能望其項背，把金鈎八法，施展開真有驚天動地之能，鬼神不測之機，這位老英雄可就不是敵手了，兩下裡走到二十餘個照面，老英雄好容易見寶二敦露了破綻，邊趕緊用鐵拐杖虛點寶二敦的面門，老英雄這一手遞出去，只要寶二敦用雙鈎一封，跟着微往後一撤，有一尺餘，倏然把鐵拐杖從後往前翻後把換前把，硬打寶二敦的西頂。這一手用上了那是得了勝，只要這一手仍然被破時，右手從下往上翻回用撩陰棍，傷他的丹田穴，這種招術名叫抽撒連環，招術是一招管三式，任憑你身手怎樣快也躲不過去，無奈今日遇了勁敵，寶二敦往左撒右腿，身形微斜，右手的金鈎鈎頭往鐵拐杖上一貼，倏然往後一撤，左手的鈎往外一推，這一手立刻把老英雄可吓着了，鐵拐杖已被掙住，寶二敦的金鈎又到，自己若是不把鐵拐杖撒手，就得受傷，撒手就得栽這一個，可是自己顧命要緊，這就把鐵拐杖一鬆手往後一蹶身，算是鬆開了這一金鈎，自己驚得一身冷汗，喘吁吁的退了下來，寶二敦把鐵拐杖往地上一甩，哈哈一

笑道：「石老英雄慢走。你這隻鐵拐杖還是把他帶走吧，免得老英雄腳腿遲慢時用他還得買去。」石寶珍被竇二敦這兩句譏諷話羞得面紅過耳。此時尚瑤珍不由沖沖大怒，掣壘背砍山刀往前一縱身，大聲喝道：「魯太以欺人特甚了，此間石寶珍也正來到身旁。」尚瑤珍說道：「兄長請回，待小弟與兄長報仇。」尚二爺說話間已縱過來，大叫寶寨主你不要張狂，我尚瑤珍倒要會一會寶寨主的雙鉤。當時這一喝喊，竇二敦抬頭一看，見來的正是尚瑤珍，竇二敦說道：「來者可是尚義士嗎？」尚義珍說道：「不錯正是尚某。」寶寨主你太以目中無人，藐視天下英雄，尚某不才願在寶寨主面前領教，竇二敦聽尚二爺一說出這番話來，立刻厲聲答道：「尚老英雄，今日只有憑着武功較上下，掌下見輸贏，說不上什麼領教不領教。」尚爺道：「那是自然。我們既然是兵戈相見，說不上什麼叫交情。瑤氣了，寶寨主請。」竇二敦把雙鉤一分，說了一聲，尚二爺請進招吧，尚瑤珍說了聲尚某無禮了，立刻往前一進步遞刀就刺，竇二敦把紫金鈎一分，左手鈎往上一攔，右手鈎是巧獻蟠桃。鈎頭找尚瑤珍的右臂，這一手來得非常快，尚瑤珍見他這種招術是非常的快，尚二爺遂把金背砍山刀的招術一變，刀纂往上一提，刀尖向下，刀鋒向外，身形一轉，響郎的一聲，金背砍山刀跟紫金鈎的鈎頭一碰，仗着沒跟他的鈎鋒相碰，算是沒把刀傷了。兩下裡各自抽招往旁一閃，二次進招，這一搭上手尚二爺是安心拚命來的，豈肯再放鬆，把刀法施展開，真是上下翻飛，刪砍劈砍，進步擦陰，戰到四十餘招尚二爺用敗中取勝，倒打金鐘。向竇二敦的丹田穴點來，那知竇二敦的紫金護手雙鈎的招術真有超羣的藝業，過人的本領，雙鈎在左一鎖，尚瑤珍恐怕自己的金背刀傷了，緊忙抽招，那知這種招術全是因着五行生剋之理，而他的鈎法又有

蓋世之稱，就在這時那知寶二敦，倏然變招爲金風掃落葉，夾着雨打梨花，刷啦金鈞已到再想躲那還來的及，赤的一聲，把尙瑤珍右肩頭上的衣衫掛破了數寸長的口子。尙瑤珍只得一身冷汗，往旁一縱，冷笑了一聲說道，寶二敦咱們後會有期，我是決不忘今日相讓之誼，神槍賽伯黨秦國珍。一顧紫金槍，颯颯的連縱身形，趕緊接應，怕是尙二爺有個閃錯，尙二爺提刀退了下來，秦國珍便不答話，因爲這兩位拜兄全敗在了寶二敦手內。尙家台一世的威名，全送在寶二敦之手，自己不肯跟他善罷甘休，遂往前遞槍就扎，秦三爺這條紫金槍走遍南七省實在有點威名，今日跟寶二敦這一戰在一處，紫金槍是點扎滑拿，恰似一條金龍飛舞，一招一式，全見出功夫來，這一來兩下裡各自抖精神把各人的絕技施展出來，上下翻飛各顯身手，兩下裡戰到二十餘合，秦國珍這條槍實有出奇的藝業，兩下裡這一難分上下，寶二敦一怒之下，立刻把鈞法一緊，把自己的一身絕技滿用在當時，秦三爺也是個急勁竟欺敵冒險的用了兩手陰招，槍頭處直點那寶二敦的中盤中陽穴，那知寶二敦竟用右手的鈞一擦紫金槍的槍頭，秦三爺撤槍堪堪往寶二敦的華蓋穴點來，寶二敦只略閃身形，雙鈞往外一封，把秦三爺槍磕開，用春雲乍展，雙鈞一分，左手鈞是橫着往外一推，橫斬秦三爺的前胸，秦三爺忙把現纂的右手往回一帶，立槍急往外橫磕，那料寶二敦的鈞法虛實莫測，鈞跟槍只一碰，寶二敦由右往後一翻身，竟用右手的紫金如意護手雙鈞往秦三爺的右臂上一鎖。這一手任憑秦三爺怎樣閃身手快也不易躲了，一閃身沒閃開，竟被鈞把右臂上衣服撐破，微微的把肩頭的皮膚劃傷了一點，自己湧身一縱，竄出丈餘，寶二敦哈哈一聲狂笑，自己得意非常，那知就在這意圖功夫，就覺背後有金刀劈風的聲音到

了，竇二敦左脚往前一上步，右脚一個盤旋，一轉身形，見正是金眼玉獅子秦文淵，刀已劈空，跟着過來的有銀眼玉麒麟秦文苑、玉敲玉解豸秦文源，這兩個人跟着也全過來了，秦文淵二次又遞刀扎來，竇二敦氣的哇呀呀怪叫，雙鈎一合往外一磕秦文淵的金背刀，當的一聲，把秦文淵的刀磕到半天空，秦文淵刀被磕飛翻身想逃，那料到竟沒容走開，被竇二敦一脚踹在了屁股上，這一脚被踹出多遠去，竇二敦應聲喝道，本寨主那根虧負你等，竟敢暗算於我，你們這才叫自速其死。秦文苑一指竇二敦說道，你真是目不識真人，你傷了咱爸爸，咱那肯與你甘休，當時竇二敦恍然大悟，這才知道這弟兄三人正是尙家台秦國珍之子。遂向秦文苑秦文源說道，好小子，你們這還不失為孝子。寨主爺不與你等一般見識，任憑你等歸順官家去吧，當時秦文苑秦文源也明知若是與寨主動手決討不了好來，遂趕緊保護着兄長退下來，這邊羣雄看的明白，石寶珍向尙二爺道，兄弟你看這三個冤家敢情全在這裡。說話間三人全奔了過來，一到三老面前，一齊雙膝點地叩頭道，兒是罪該萬死，一時糊塗竟私自離開尙家台。因飄流各處，無面目再回家鄉，這才來到關東，竟在口北連環套暫時存身。不遇也只是權宜之計，沒打算在這呆長了，兒輩本打算在外面創一番事業再回尙家台也有點光彩，不料不由人算，竟失身綠林，今日見老人家全來了，兒若再戀着連環套不及時反正，連禽獸不如了，這才冒死前來，求伯父叔父恕兒已往之罪，兒定然從此改過，決不救任意胡爲了，當時石寶珍只有嘆息，那秦三爺正在盛怒之時，喝了一聲，逆子你們還有臉面來見我，一抬腿照定秦文苑踢去。秦文苑一閃身踢在了右臂上，竟被踢了一溜跟頭，黑太歲褚彪忙過來勸着秦三爺說道，三爺你何必跟孩子們一般見識，

他們全是年輕，沒經過事，所以才作這糊塗事來。現在既然明白了，正是他們的好處，知過必改，能够盡改前非，這也是他們的好處。三爺別着急了，父子是骨肉親，有什麼深仇大恨，看看老朽的面上。請你恕過他們吧，當下秦三爺見褚彪竭力的勸解，自己怎能再說什麼，隨即長嘆一聲說道，我秦國珍的一世英名算被你們這小冤家喪盡了，褚彪說道，三爺往事不談。只說現今吧。他們既已後悔，我們再不能容他，豈不顯着量小，三爺先往後面歇息看看傷痕，回頭有什麼話再說，褚彪作好作歹的把秦三爺勸走，這邊說話的工夫，立刻已經又過去人了，正是六合童兒尙義節。一對子母鴛鴦荷葉鏢上下翻飛，跟寶二敦戰在一處，倒是虎無犬子，父是英雄兒好漢，強將手下無弱兵。尙義節一心想給尙家台爭名，那寶二敦紫金如意護手雙鉤，那把尙義節放在眼內，當時兩下這一動上手。天霸這裡暗暗着急，知的尙義節決不是人家寶二敦的敵手，剛要派人前去接應，見杜克雄業已撞出陣來。抗着大鐵鍬兜着腿奔了陣前，喊着童兒童兒的，意思是想讓童兒下來，自己上去按應，尙義節那裡知道他說的是什麼話呢，自己被他這一亂喊稍一失神，立刻右手的荷葉鏢被護手鉤的頭掙住，義節知道他的鉤法絕倫，這一搭上自己不得撒手非得受傷不可，趕緊的忙一撒手，湧身一縱，但是左臂已被護手鉤刻傷。杜克雄見童兒尙義節受了傷，遂大聲喝道好小子，你敢傷我們義節，皂王爺爺要你的命，說話間已到，寶二敦忙往後一撤步，喝問，你是什麼人，也敢這樣無禮，寶寨主鉤下不死無名之鬼，報上你的名來，杜克雄說道，小子你不認得皂王爺嗎，聽我打雲上告訴你，杜克雄把雌雄眼一睜一閉的向寶二敦說道，姓杜名林字克雄，又皂王爺，也叫烟熏皂。取個媳婦叫皂王奶奶，你聽明

白了沒有。聽明白了，腰袋伸過來先打你三鐵鍬。竇二敦聽他這叫聲，亂七八糟，自己那裡聽得明白，竇飛虎打緊湊了過來，向竇二敦說道，老寨主不要把這人看凡了，這人名叫杜克雄，有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力大無窮，裝瘋賣傻的討便宜，最不是東西，趙壁是明壞，這小子是暗壞。老寨主可別拿他當傻子，當時竇飛虎這一說與了義父，竇二敦立時心裡果然就加十二分的小心，把護手鐲鈎一分，喝聲：「渾小子，你趁早回去換天霸小兒前來，竇寨主殺了你算不得什麼英雄好漢，杜克雄罵道，小子你真有眼無珠，皂王爺爺這兩下子你是沒見過，小子你過來吧。看鐵鍬，說罷，大鐵鍬一舉照着竇二敦打來，竇二敦見大鐵鍬已到，遂把雙鈎一合，照着大鐵鍬擦去。當的一聲，兩下裡全各往旁一撤步，杜克雄直喊好傢伙，竇二敦也覺着虎口發麻，心說這小子果然有一膀子力氣，杜克雄把大鐵鍬翻回，喝了聲拍蛤蟆。緊跟着說了聲磨盤式，竇二敦心說這小子好快的身手，一提腰往上一縱，驟開了這一招，腳剛點地，杜克雄的招數是成套下來的，接着又是連三招，拍你的腦袋瓜打你的蛤蟆，通你的屁股蛋，打你的腳鴨兒。這一連四招把竇二敦忙的暈頭轉向。立時顯得手忙腳亂，竇飛虎見義父不明白的招數，自己恐怕義父吃了虧，立時亮偃月銅流星，竇將過來，招呼了一聲。老寨主退下來歇息吧，待為兒拿他，竇飛虎已到了杜克雄的面前，把偃月銅流星一舉，大聲喝道，「混小子，你要知少寨主的厲害，趁早投降，連環套還可免得一死，若是執迷不悟，死在目前。後悔已晚，杜克雄把大鐵鍬一舉厲聲喝道，你要趕緊的跪在皂王爺面前。叩五個頭。皂王爺饒你的活命。竇飛虎氣的睡了杜克雄一口道，你口出狂言，定有驚人的絕技，來來來與你家少寨主戰上三百合。皂王爺把雌雄眼一睜一閉的把

大鐵鍬一舉說道，小子你敢不聽皂王爺爺的話，我可要動手了，話到人到鐵鍬到，悠的帶着一股子風就到了，仍然是打頭上來拍你腦袋瓜，打你的哈啦巴，通你的屁股蛋，打你的脚鴨兒，這四招一氣用完，竇飛虎知道他就是這四招，用完了仍然還是這四招，竇飛虎早已竟防備好了，預備着只要他一遞招時，自己往旁撤一步，讓他鐵鍬打來自己時他撤不回招時，要用偃月銅流星傷他決教他難以躲開，竇飛虎一思索不過轉眼時間，杜克雄把大鐵鍬一舉，剛說了個拍你的腦袋瓜，可是拍字尙沒說出口，大鐵鍬止在一舉的當兒，要往下落，竇飛虎大喜，必說這回你小子還那裡逃，往旁一撤步，遞偃月銅流星往杜克雄的臂上就刻，就在這招往外一發時，杜克雄這招可損了，他變了主意，把拍腦袋瓜的招術一變，改爲磨盤式了，這一鐵棍是橫着遞來的。竇飛虎想縱起來躲時那還來的及只好用偃月銅流星盡力往外一碰，當的一聲，兩股兵刃一碰，竇飛虎登登倒退了三步，震的竇飛虎虎口，欲燃自己不禁暗暗的驚異，這小子本是死套子的功夫，就是這四手，那知道這小子是損奸壞，就把我愚弄了，自己要緊的留神才好，當時這兩人一動上手，立刻是各自施展各人的本領，這個杜克雄橫七豎八的大鐵鍬掄掄，上下左右，真個是把個竇飛虎嚇得心驚胆戰，自己又跟着招架了六七個照面，兩下裡兵刃又往一碰竇飛虎的偃月銅流星險些出了，趕緊的虛幌一招敗了下去，杜克雄又揚揚得意的大叫小子你別走，等皂王爺打你三鐵鍬，那竇飛虎敗下去，竇二敦見竇飛虎敗在了這種渾小子之手，連環套實覺無光，當時自己把紫金如意護手鈎一舉，決意今日要把平生所學施展盡了，倒是看看自己有多大的本領，手裏這這繩身形往前一進大聲喝喊，天竇小兒趁早別來，與竇某較量較量輸贏勝負，若是

藏頭縮尾，乃是匹夫之輩，竇二敦一逞威風，抖搜精神，專等天靄出陣。副將黃天霸，一見竇二敦耀武揚威的情形，令人可惱，遂撒翅尖厚背雁翎刀，就要出來與竇二敦動手。孫知道沒容自己往外走，身旁有人口念彌陀佛，黃大人不必動你的親身大駕，待某參會一會這連環套的瓢把子，看看他有什麼驚人的藝業絕頂的功夫，說到這縱身形縱出來，把寶劍一舉，左手打着問訊說聲竇主酒家有禮了。竇二敦見出來的正是名重江湖的關海鐘離，和巨霸，竇二敦右手鈎交與了左手拱手道：都老師傅，竇某較量較量身手。竇某求之不得，都老師請進招吧，都巨霸遂往旁一撤步，先禮後兵把。首讓給竇二敦。此番都巨霸前來，自己也是萬分無法。因為自己已是成名的俠客，竇二敦這麼猖狂自己若是畏縮不前豈不有失俠客的身分，可是這一出來與竇二敦較量只要一輸招，一世的英名算付於流水，可是能死在陣前，不活在陣後，遂把門戶一定。這兩位驚天動地的人物要爭輸贏判生死，就在這時連環套內起了火光，夾雜着一股子濃烟衝衝霄漢，接着有守山的嘍卒飛報到陣前，竇二敦大驚失色，只見火起的情形，好似在中寨。竇二敦萬能不心驚，巡查問是那裡起火，頭目們報道：沒得寨內的報告。不知是那裡起火。竇二敦心想連環套內混進官人，盜走御馬，如今火又起來，萬一是奸人放火燒山，那一來內外夾攻大事去矣，我豈能再在此戀戰，自己想着遂按心先撤兵回山，清察平四寨、肅清連環套才能守，若是內亂一起，只怕要毀在目前了。竇二敦向都巨霸說道：都老師你是成名的俠僧，反要作這種欺人之事，遣派官人攪我的後路，你却來戰住了竇某好乘機取事，這種陰險行爲，竇某雖然敗在你們手內也不能甘服。若是英雄豪傑憑一刀一槍之力分勝敗定輸贏，才是男子漢大丈夫，你自管放招過



來，竇某就是連環套燒成一片焦土，也不肯與你甘休。咱倒要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當時竇二敦說出這番話來，都巨霸哈哈一笑說道，竇寨主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賊家豈細那種陰險小人之輩。你們連環套內起火，我敢斷定不是酒家這裡人所爲，寨主請回山救火，酒家若乘此勸你連環套一指，我乃匹夫之輩了，當時這番話說出來，竇二敦佩服得五體投地，暗暗佩服都巨霸。果然是俠客仗義的行爲，令人可敬，自己遂一抱拳，都老師傅這是你大量容人之處，我便承情不盡，今日暫作罷手，明日清晨我一定要來陪都老師傅一較身手，說到這一施禮轉身把紫金如意護手雙鉤一揮，喝令收兵，立刻當郎郎一棒錚鏘聲，立刻兵退連環套，這邊的羣雄看着竇二敦這一敗走，天霸必中先報怨都巨霸，不該這麼輕易的就讓他退走，自己本打算與他拚一下子，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這一來得到了再遇上時，才能與他較量輸贏一分上，當時像天霸這種必意的人還是不少，可是雖是這麼想着，究竟是沒與他動上手，不知厲害，才生出這種的心意，真要是知道竇二敦厲害時，自然不起這種妄念了，且說當時竇二敦傳令退兵，由各寨主督率着隊伍進了套口，自然督催着爭路，趕到進了連環套，便向前山的各寨查問起火之處，這才知道是離着大寨有六七里地，是柴草壘着火，火光一衝上去在山前山下看着自然跟在中央各寨一樣。這時知道只燒了兩壘柴草，燒死一匹牲口，並沒損傷別的，竇二敦這纔放了心，往山裡走着沿路上把所調各寨的隊伍，全令他們各回本寨，自己率帶着大寨內的隊伍，來到中央大寨，有尙文護迎接出來，向前便問，總轄寨主回來了，陣前勝負如何，竇二敦說道，陣上未見輸贏，因爲見寨內火起恐有奸人混進寨內，這才趕緊的撤隊回山，尙仁兄可曾查明

了麼，尙文義說道，火起後已傳令各寨，只准各守汛地，不准干涉別人的寨內，跟着查出是後山柴草梁燒了，我便放了心，遂傳令各寨，不准救火，任他燒去，竇二敦連點頭說道好，不住的誇尙文義是多經多見，遇事鎮定，當時同准聚議廳，跟着後山來報，共燒去柴草四梁，營房二十間，並沒有傷損別的，竇二敦擺手，頭目退去，便向尙文義說道，尙仁兄據我看此番火起，決非無故，定是有人放的，當時尙文義說道，寨主之言不爲無見，這種火起定是有人放的，因爲當火起時，凡是下風口的地方全看得見，內中烟氣很大，決定不是自己起火無疑了，現請寨主多派探報，清查各寨，雖不能查出奸細的下落來，也定能够使奸細不敢輕動，竇二敦說道，仁兄所論極是，當即自己傳令，令巡山寨主各率精明幹練的頭目清查全山，傳諭各寨不准容留閒人，所有各寨上至寨主，至下嘍兵如有敢擅自容留朋友在本山住宿的，即以山規處斷，決不寬貸，巡山大寨主領令查出去了，跟着聚議廳傳鐘聚衆，總寨主升廳議事，立刻各寨主全齊集聚議廳，竇二敦向衆寨主說道，列位賢弟，現在本案主有一言，望衆位賢弟千萬要牢牢緊記，昨夜晚有奸人勾結官人暗入連環套盜走御馬，殺死四家少寨主，使本案主把往日的英，失於一旦，最可恨是張鐸忘了滴水立誓之義，竟歸降了天霸小兒，潛進後山，盜走御馬令人可恨，本案主早已下了決心，只要遇着那個匹夫，定要把他碎屍萬，以解心頭之恨，把張鐸所給本山按裝消息埋伏，要盡一夜之功，把他滿剌更了地方焚置，免於被他破壞，張鐸那匹夫他帶人進山盜馬，他祇要再入連環套，教他自蹈羅網，免得他破壞本山一切的防守工事，衆寨主各自領令去了，這時呂子成跟右山大寨主伍金章，兩人躬身說道，跟寨主回話，我弟兄有一條妙計，足

可以要黃天霸的性命，竇二敦欠身說道，二位寨主有什麼妙計，可行則行，不可行再議，當下呂子成說道，現在黃天霸由淮安來到口北，並且把江南的俠義們全請了來，淮安府定然無人保護，北京城尚有施候府爲賊官施不全之父，這全是我們不兩立的仇人。這時若是派人分往淮安府北京城行刺，定能結果施不全全家滿門的性命，把他全家的人頭帶回，號令在連環套口，那是准保天霸小兒平活氣死，那時節不戰自勝，不勞而獲，定能成功，當時呂子成他一說出這番話來，竇二敦搖搖頭道，這個主意不甚高明，我們爲仇作對的是黃天霸，與他人的父子兄弟無怨無仇，凡是英雄作事要正大光明，單打獨鬥，若是乘人不備下毒手，雖則當時覺得趁心快意，可是定了個萬世的罵名，我們還是從正大光明處下手，不失英雄好漢，呂子成說這寨主，我可是一片爲本山之心，並無他意，常言說的好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寨主若是處處以忠厚爲先，那時節恐怕被這兩字所誤，竇二敦說道，我並非爲虛名，實以歷來作事，一本江湖道的義氣，不敢有出乎英雄豪傑的行爲，賢弟們萬不可這麼行事，令人看爲宵小的行爲，呂子成跟伍雲章兩個人遂快快的退了出來，兩人心中好生不快，回到本寨暗招集各寨寨主，暗中又一商量，大家全對呂子成十分佩服，這些位寨主中尤以劉太清跟于太明兩人非常願意這麼辦，因爲現在本山中的元氣已散，那張鐸一走，是本山中的大害，看這情形，連環套將來未必能守的了，此時這麼一辦，不止於能替本山立下奇功，並可分去了他的勢力，只是寨主如果知道了，不肯命我等去爲之奈何。劉太清說道，總瓢子，雖則不令我等去，可是我們還怕無法脫身麼，不如我們遠離連環套分兩路，一路奔淮安府，一路奔北京城，刺殺施不全全家滿門

，把他全家斬盡殺絕，回來再報告總瓢把子，那時節將功折罪，諒寨主也不致於不原諒我等，衆位以爲如何。寨寨主齊聲說道，此計甚妙，我們就要起身，衆位趕緊悄悄收拾各人隨身兵刃，這位呂子成跟伍雲章兩人，是各自私囊帶着一百兩銀子，一查點人數，所有願去行刺的，計有禹佩、雲飛、雷嵐、豐鎮、劉太清、于太明，這六位寨主在北克城施候府行刺，殷德猛、殷德勇、殷德剛、殷德強、殷德林、田雨暈、薛玉山、薛玉海，這八位寨主各告奮勇願去淮安行刺，這八人是殷家五虎主持最力，他五人是新仇舊恨兜上心頭，恨自己父親無能投降官人，把一座殷家堡多少年的精銳燬於一旦，自己志在報仇，那能一時忘却，現在有了這個機會那能放過。便告奮勇隨着金毛海馬等暗奔淮安行刺，暫且不表，且說天霸收兵之後，向都巨霸說道都老師，今日陣前可惜又被他安然退去，我本想跟他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不料都老師竟以慈善之心讓牠退入連環套，這實在是便宜他的，都巨霸說道，大英雄不乘人之危，他寨內起火，我們焉能在這時乘人之危呢，天霸說道，這倒是都老師道德成就勝人之處，黃某焉能望及項背，這灰御馬安然脫險倒是都老師等絕頂的本領，才能立這非常的功勞，我們現在應該點驗點驗才好，計全說道，這次御馬既已得回，你要早把他解京交旨才好。當時天霸傳令，令趙壁趕緊把御馬獻上來點驗。差人答應着去傳令，工夫不甚大。外面一陣脚步雜踏之聲，不多時趙壁帶着二十多名差弁，保護着御馬來到了帳前，天霸等適才在陣前並沒得看這八駿馬的英姿，此時羣雄全要看看這八駿馬沒毛色身量特異之處，這種駿馬非常的性烈，來到了帳前他那肯好好的站着，奔馳踐踏，哮嘶鳴，把砲帳別的沙子地踏得沙塵翻飛，馬夫等手握繮繩，不敢放鬆了一步，天霸

等全都誇讚不絕於口，天霸把這八駿馬的底冊拿出來一看，只是這種駿馬不好勸住，遂畧略的看了看吩咐帶下去好好的喂養，跟着趙壁在一旁答道，黃大人，我這個差事當的真有點險，我是緊守馬棚，寸步不敢離開，怕出了事我担不了，這還算好，遇上我這麼個行家，要是換在別人手裡准把這差事當砸了，方才有一匹白龍駒，掙斷了繩就要逃走，馬夫不敢近前，還是我老趙飛身縱上馬背，手挽馬宗，我騎在馬背上轉了一週，我便把這種烈馬制服了，全說老趙盡是吼上的本領，這管不是真的吧，當時真是趙壁一路大吹大叫，趙壁是得理不鬆人，立刻是揚揚得意的向天霸說道，副將黃大人，這回交旨若是保獎上去，可得想着點我呀，天霸說道，趙大哥放心吧，我焉能把你忘了呢，趙大哥多辛苦吧，趙壁恣意的非常，小腦袋瓜不住的搖幌，遂吩咐馬夫們趕緊的趕着馬奔後衙馬棚，計全見趙壁這種神氣十分可氣，遂說道，趙大哥你先別走，你先別痴心妄想的想着得保獎，我看你的命全要玩完，趙壁說道，計大哥你這可是成心，你我無怨無仇，你何必這麼咒罵我呢，計全遂來到了天霸面前說道，副將大人，這御馬是八駿還是七駿呢，天霸說道，自然是八駿、那會七駿呢，計全說道，不是我眼離，可准是八匹馬七個腦袋，天霸一聽就怔了，因為剛才這八駿馬來回的亂竄，那看的出是幾匹呢，此時被計全這一說破可看出來了，果然一點不差，遂向趙壁說道，趙大哥你這個功勞不小，居然把御馬看丟了一匹，沒別的，惟有請趙大哥你怎麼丟的怎麼找去，當時趙壁覺着小腦袋瓜發暈好似斗大似的，心說這可叫壞了，我這是狗油蒙了心啦，怎麼他們拿着七匹馬來賺我，我便上了這個當，自己急的腦門子上立刻見了汗，遂向天霸說道，副將大人你這可得替我老趙伸冤，他們是故意惡弄我老

趙，只弄來七匹馬就說是八駿圖，這可是禿子的毛病，當時高曉鍾說道，趙爺你這口噴人，咱們按着買賣的規矩當面銀子對面錢，你不當面點清了，這時候你說栽跟頭的話，枉稱是多謀趙壁了，你這回可認命吧，趕緊的給我尋御馬八駿，交齊了算你的本分，找不回那匹御馬，這個案子算替你黃大人打吧，趙壁氣的臉紅脖子粗，還要分辯，張玉說道，趙爺你這回別仗着嘴了，有本事去找馬，沒本事隨着御馬到案，不用費別的話，趙壁說道，少說閒話，我是時衰運蹇，小人作祟，你們不要齊了行市的來，跟我老趙過不去，咱們是慢慢的算吧，還不定誰行誰不行呢，可惜那鎮東俠老俠客若是——這不致不說公道話，這時鎮東俠偏是不在面前，我的運氣催的，當日趙老爺，走鞭子午運時，決遇不上這種事，如今全都跑到我趙壁頭上，我倒是要看他怎麼樣的個彎拗法，趙壁這裡是叨々念念，這時天霸聽趙壁語言中提起了鎮東俠，天霸是無意中一看這位老道長，那裡有他的縱影，尋遍了人叢中也不見鎮東俠的蹤跡，天霸忙向兩旁仔細看了看，當時要是鎮東俠果在這裡，那可就不用不着說什麼了，如若是這位老俠客沒有下落，說不定就許是混入連環套也未可知，當時大家也深以為然，彼此互相猜疑，有說鎮東俠適才跟着一塊撤兵回來，絕沒見他離開右左，張玉說道，我親眼看見他了，他在收兵的時候說是要去方便，或者是那個時候走了，天霸等也猜不透鎮東俠，有什麼心意，心裡很着急，羣雄對於這位老道長也是十分掛念，當時天霸單把李五爺請過來一細問根由，那李五爺就把昨夜的事情述說了一遍，天霸這才知道實在是盜出七匹御馬，天霸這才放了心，遂請羣雄帳中議事，羣雄來到帳中大家落坐，天霸說道，現在據我看御馬既然已盜出七匹來，先把他進京交旨，早日的把他

交代了免得我們担着罪名，天霸說了這話之後，有六七位齊答，黃大人的話不差，我們是早把他交代了好，天霸跟大家一計議，李煜說道，據我看此次押解御馬進京，担着多大危險，倘有一點疏失就是殺身之禍，這件事得派幾位精明幹練的押馬走方保萬全，這裡還有取巧的地方，就是把這七駿馬押到山海關，交到鎮守山海關的總兵手內，讓他們替我們把御馬解進京去，那時我們功也成了名也就了，調大兵剿山。才是一舉兩得三全齊美，天霸聽李七爺這條計劃十分好，遂說道七爺此番計劃倒是可行，只是得請那位辛苦一蹶、計全向天霸耳邊低低說出數人，天霸點點頭道，很好，隨向都巨霸說道解馬事關係重大，還得請都老師再辛苦一蹶，我還想請二位俠客也多受些辛苦，不知肯賞臉否。張玉、高陵鐘齊聲答道，願為公家稍效微勞，天霸道，我實在承情不盡了，這總是衆位捧我天霸。三位辛苦一蹶吧，說到這神行判客玉面真人秦志通，跟千里下腰尚國樑全願意跟隨押馬，天霸說道，二位也願意跟着辛苦更好了，越人多沒有危險更好，可是尚二爺這一答話，忽的想起丁面前尚短少一人，就是跟尚二爺一路的自勝將邱士傑，天霸遂向衆人說道，我們這裡的人數還不齊，衆位還是各歸各路的各自查點查點人數，倒是短少那位。當時各自這一查點，果然是短少了鎮東俠吉道爺、跟邱十傑，大家是紛紛議論，不知這二位是往那裡去了，各路的人滿齊了，天霸遂請他們這五位，押解御馬第二日清晨起身，到了第二日清晨大家押解御馬够奔山海關，這又來到關上，趕到一報上去，這位總兵便率隊迎接，把都巨霸接上關去，這位總兵先看了公事，然後纔問了問連環套的情形，纔來由張玉向總兵官說明，這七匹御馬要煩總兵給押進北京城交旨，這位總兵大人更是老公事，那肯上這種當，遂正

色說道、這種事黃大人可把公事上弄錯了、御馬爲達爾汗王所晉。當初押馬大臣爲早八處都總管梁九公、並非是本鎮，黃大人是奉旨交與的找御馬，查辦劫馬的犯人，如今御馬已有了着落，可是並沒完全找回，按八駿圖是短踏山玉獅子，如今黃大人既然是因公案尙未辦完，也不能把御馬交給本鎮，本鎮豈敢担這麼大的沉重，這沒有別的，只請衆位原解馬來的，仍然辛苦一蹙，本鎮也不能說一些不管，本鎮定然添得力的隊伍保護着衆位、可是一切的事由衆位負責，本鎮決不担這交旨的重任，都巨霸等一聽這倒好，這叫自找麻煩，這位總兵好厲害的公事，千里下腰尙國樑道，跟無髮俠高騰鐘兩個人一商量，遂向總兵說道，貴鎮既然是不敢担這責任，我們雖則是奉命而來，可是我們不過是助黃天霸一人、也是爲情面而來。係奉好朋友所託而來，如今既然是總鎮大人不肯應允，我們是輕拿輕放毫無一點牽連，總鎮大人暫時把公事收了，御馬請代爲保存，免得來往在路途上，再發生極項枝節，再說這八駿不比尋常的馬，也免得再受風霜之侵，總鎮大人以爲如何。總鎮一聽這話不爲無理，若遇上個老實官決不能再說什麼，無奈這位總鎮是老公事了什麼不懂得，當時正色說道，尊駕這是對於公事上不甚明瞭，衆位一到、我們按照公事上一切手續全辦完了，衆位的大名已上了入關公幹的簿子，這是公事上正當的手續，我們不敢擅專，請衆位多避屈把。只要是進關的在官人員。沒有批票回文不敢再讓出口，本鎮即日調起隊伍，保護着衆位解馬晉京，衆人一聽這倒不錯，合着我們這算來得去不得了、沒有什麼說的，只好是認命，再跑一千餘里、暗中交代，這位總兵完全是爲他自己，因想這位黃大人來交馬，他是安心想要把重担子放在自己肩膀上，這次自己板着面孔不懂交情把他們駁了。如



果讓他們仍回到連環套，倘或走到人情，或是煩出人來在朝中來了正式的公事，那一來自己担了個罪名，再說不管，恐怕由不得自己了，當時這位總兵用這不顧情面的法子，正是不教尙國樑等回去另生別計，當時尙國樑，都巨霸等雖十分不自這位總兵，可是沒有一點法子駁制人家，因為人家說的是公事，這位總兵還是真不客氣，第二日清晨就派隊伍保護着衆俠義起身，解御馬够奔京都，暫時按下不提，且說竇二敦自回連環套之後對於本山的管理規則上，真是絲毫也不放鬆，令郝天虎巡查山寨，嚴密盤查，不得稍有疏忽，那匹踏山玉獅子，既然是失而復得，豈能再讓他落在他人手內，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將御馬封閉在石城，寧可讓他餓死，也不能教他再落於天霸小兒之手，幸有以蕭張鏗裝的消息埋伏，滿要把他改立門戶，變置原有機關，衆寨主要一本天良，不要忘插血爲盟之誼共守此山，與天霸小兒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竇二敦說完這番話，衆寨主是齊聲答應，我們決不相負，強鏗反復無常乃匹夫之輩，我們焉敢效法那匹夫，竇二敦聽了慨然長嘆說道，我們若是上下一心，連環套能保百年不敗，若是離心離德，只怕此山就要難守了，當時這總瓢把子一番話說得衆寨主全默默無言，正是這時有巡山小寨主報道，說是中央左六寨十四位寨主從昨夜私出連環套，據說是奉總瓢把子之命，下山訪緝仇家，探聽官家的動靜，我們不敢攔阻，這才放他們下山，可是至今沒見他們回來，故此不敢隱瞞，特報與總瓢把子得知，竇二敦一聽梁脚說道，好，敢私離連環套，實在把本山紀律置於不顧，看起來，還是我竇二敦交友不地道，這定然是那呂子城與伍雲章兩家寨主所爲，把他二位請來，本寨主有大事相商，當時大廳值班的嘍囉，趕緊去請這兩位寨主，不多一時呂子城伍雲章等來到

聚議廳，先向總瓢把子行禮，抱拳向衆家寨王行禮，這才鬧總寨主呼喚我弟兄有何事吩咐、竇二敦說遠，二位賢弟，愚兄有一言，說出來賢弟們不要惱，呂子成說道，竇寨主說那裏話來，有什麼事自管明言。小弟們那有差惱之理，當時竇二敦說道，昨日二位賢弟，意欲淮安府行刺，北京城殺施不全的全家，是愚兄攔阻，賢弟們不要作這種事，賢弟大約錯疑，愚兄有懼怕施不全之意，賢弟們要那麼一想可錯了，愚兄是以剛強正道鬧江湖，鬥的是英雄好漢，豈肯作那欺壓婦孺。貽笑俠義道的事，故此攔阻賢弟，當下我們跟天霸小兒自管分雌雄賭勝負，明打明鬥，不失爲男兒漢大丈夫，豈能學那小人行爲，那知二位賢弟竟不原諒愚兄這點苦衷了私自派遣衆寨主下山，奔淮安府，北京城，行刺施不全的家屬眷口，賢弟這事該這麼作嗎，呂子成跟伍雲章，這兩人被竇二敦問得張口結舌，臉面退紅，還是那呂子成跟着結結巴巴的說道，我們那能不遵寨主之命，他們私自連環套實不知情，竇二敦明知他們是不肯承認，但也不便儘自的盤問，遂嚴令各寨，以後不論何人不准私自離山，如敢違令不遵，定以山規處置。竇二敦當時這一發下令去，人人驚懼，誰敢不遵着。竇二敦跟尙文義說道，兄長請看，這兩日本山屢出事變，令本寨主好牛煩腦，兄長看我們這座雙峯山蓮花嶺鐵壁銅牆，可也當不得離心離德、緣本寨主、原來以血心待人，不料反得這種結果，令我竇某好不寒心，當時尙文義說道，總寨主何必把這種小事掛在心頭，我們惟有整理本山上一切防守之事，與天霸小兒決一死戰，勝了時我們連環套仍然威鎮口北，敗了時我們遠走天涯，永不再在江湖道上爭名奪利，竇二敦說這番話，正是爲張鐸倒反連環套自己是恨得非常，遂決意要與天霸決一死戰，便修了一封戰書，要在明日與天霸

陣前見面，勝敗便在此一戰了。到那時如果戰敗了，從此不再在口北稱英雄稱豪傑了，只是戰書寫好，下書人最不易派，若派嘍兵們去，顯着把這事看的太輕，不合自己本意，必須派一位隨機應變能够不失了連環套的或風的，那才稱得起是連環套的英雄好漢了，威二敦話未說完從左邊過來兩位少年，齊聲說道，我們願去下戰書，決不能失了連環套的寶風，寶二敦說道，你們弟兄二人願往好極了，但盼你二人此去不爲他人所利用，我寶某即心感十分了。原來願去下戰書的正是羅蘭、陳滾，這兩人一討着這個差事。當時是透着十二分不怕事，胆大敢爲，寶二敦倒沒有什麼不願意的地方，尙文義是早有耳聞，這兩人乃是插翅飛雄關東楊春的徒弟，風聞楊春現在已經被天霸小兒約了出來，幫助他謀我連環套，可是事情真假在未可定之間，遂向寶二敦說道。總寨主若是派人下書，必須要派那誠可靠的人，若是稍有不妥之處，不但無益，反倒有極大的害處，就這幾句話說的寶二敦也有些明白了，也想着這兩人怕不大可靠，遂向羅蘭陳滾二人說道。你弟兄自入連環套，待你等頗爲不薄，如今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此時可是二翁賢弟助寶某成大事之時，只是天霸小兒善於買人心，行使狡詐，只恐怕賢弟們，心志不堅，易爲他人所騙，此次前去下書十九不易回來了，寶二敦說到這，羅蘭陳滾齊說道，總寨主不要多疑，我弟兄蒙寨主恩收，我們是感恩不盡，此時少效這點微勞，何足掛齒，至於疑心我弟兄有什麼不妥之處，我們也不必自己辯別，我們若是有反復之心，教我們難回連環套，寶二敦把大拇指一伸說道，罷了，這才不愧是我連環套有骨節的漢子，當時羅蘭陳滾二人見寨主不疑心了，遂即起身，寶二敦是一時高興，說二位賢弟此次能爲我連環套大壯山威，那知道他二人是

另有自己的心意，他二人來到連環套，那時固然尚未劫搶御馬，可是二人本意也不過在此暫且存身，等待機會一到便另作他圖，不料連環套聲勢一天比一天大，竇二敦劫了御馬，勾起了英雄會。九路下關東，查辦御馬這一案，羅蘭跟師弟陳滾暗中說道：兄弟你看，如今連環套越鬧越大，竟把皇上的八駿馬劫了，這才是塌了天的大禍，我們來到口北本是背着師傅，不料他竟惹下這種禍，恐怕將來官兵一到，落個玉石俱焚，敗塗地了。我們何不趁這時離開連環套，免得跟着蹉這種混水。陳滾說道：兄長不必慌張。據小弟看，連環套還不至於落到那種地步。當時素有官兵前來，不過多死傷些性命而已，就憑連環套這點聲勢，山形地勢全非是人力所能成，何況本山兵力也非懦弱者可比。若是應付官兵綽有餘裕，我們索性先在這裏臥底，等到緊關節要之時，我們露出頭，歸降尚不為晚，好在連環套身家命脈全在我們眼內，瞭如指掌，趕到我們歸順官兵之時，豈不是一舉兩得，三全齊備，當時兩人議定，遂等待時機。直到了現在，御馬已被盜出，竇七匹，只有一匹，窩藏在這連環套內，不趁此時逃走，難道還要等攻破了山再走嗎？當時弟兄二人議定，那知竇二敦敢進山來，把出入各處全加封鎖，沒有總寨主的令，不准私自出山。這一來羅蘭陳滾乾瞪眼出不了連環套，恰巧第二日竇二敦差人下戰書，二人才乘机討令，混出連環套，那裡知剛來到官家這邊營帳前，就有人喝問什麼人，羅蘭陳滾說道：煩勞通稟一聲，就提羅蘭陳滾拜見副將大人，差弁們進去一通稟，跟着天霸吩咐有請，這差給兩人個全面，因為這兩人雖不是多大身份，可是為是給旁人看，這裡決沒有藐視投降的賊黨，當時由差弁們把羅蘭跟陳滾領了進來，這二人來到帳中，只見這裡羣雄聚會，所有在座的，真稱得起

三山五嶽的英雄，四外八方的豪傑，二人驟走幾步，向上行禮，內中單擊鬚鬚了一人，正是那楊春。楊春見了二人，自己真個不覺失聲，一乃驚爲四段才解恨。只是自己是他的師傅，自己若是冒然的一過去，倒不好辦了，索性看看他們倒是作什麼事來的，等他們把事交派完了，我反正不論怎樣，不教他們走脫就是了，當時這才把性子壓住，自己要看個起落，此時羅蘭跟陳滾二人，行了禮之後，把寶二敦的信呈上來，向天霸說道，寶寨主與黃大人定約，明日連環套前一決勝負，黃天霸道，寶寨主領率連環套的匪黨，目無法紀，竟敢這麼猖狂，置國法於何地，如今自取公然與黃某挑戰，這足見他是真不畏法之徒，你二人助他爲非作惡，此來下書，知道法令難容，你們在連環套身居何職，統率多少羽黨，羅蘭道，黃大人先不要動怒，容我們把來意說明，我姓羅名蘭，這個是我師弟，姓陳名滾，我們弟兄二人在連環套無非暫時存身，並非甘心隨匪，當初隨我恩師是安分守己，我們離開了恩師要自甘下流，豈不辜負了老人家教授我們一場，故此時時刻刻不敢忘了本來面目，連環套劫御馬抗拉官兵是自取滅亡，我們豈肯自速死亡與恩師臉上貼羞，故此忍耐時光及時反正，自從張鐸倒反連環套之後，寶寨主對於本山各寨主起了疑心，不論何人概不准私出連環套，我們弟兄乘着下戰書的機會，這才討了這個差事，爲是往黃大人這裡投效，從此改邪歸正，痛改前非，黃大人恩德格外，我們只要有能爲力之處萬死不辭，當時天霸尚未答言，楊春過來說道，副將大人，在下這兩個小徒不辨邪正，甘心從賊，竟自助那寶二敦作惡爲非，請黃大人從嚴處治，不要瞻念情面，在下承情不盡，當時楊春一說出這番話來，天霸點頭道，楊義士不要這般自責，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要你們明白了以往之非

是了。黃某歷來不爲己甚。只要是知過必改的人，一定要竭力成全他作了好人，說到這便向羅蘭陳滾說道：你們二位此來一心歸正，黃某焉能再追究既往，若是與我們這裡淵源小，便要加一番考查，怕是有詐降情事，楊義士既是二位的尊師，我們便無須慮了，二位是得回去不去呢。羅蘭說道：我們既然離了連環套就不能再回去了，要在副將大人這裡不收留我弟兄，我們也要回轉千金寨，到我恩師家中決不再出來了。天霸道：你們能够這麼覺悟，令人可敬。黃某定要遇機竭力保舉二位。羅蘭陳滾二人。全叩頭致謝，天霸道：二位賢弟不要多禮了，楊春見兩個徒弟居然蒙黃副將這麼另眼看待，自己臉上也覺光一，遂又教訓了兩人一番，這哥哥兩個唯唯聽命，當時師弟兄二人隨着師傅到後面去了，各夜無書，次日黎明時奔勇來報告。說是連環套已經亮隊，這次連環套亮了大隊，全山道寨主全隨着總寨主下山，請副將大人准備，天霸擺手，報事的奔勇退去。天霸向羣雄說：衆位老前輩跟仁兄賢弟們，今日兩軍對陣，非往日可比。竇二敦這次定然要拚着死命的與我等一決雌雄，我們論兵力，不及百分之一。論地利無險可守，惟有仗者我們這裡羣雄上下一心，同舟共濟。有衆俠義十仗義相助。則連環套易如反掌，可是不定更衆位盡力維持我黃天霸不栽在這，保全了平生威名，把此案辦得圓滿了，我天霸的前程全出自衆俠義所賜，當時羣雄慨然說道：黃大人不必擔心，我等此來是爲協助查辦御馬一案而來，此案所日不把他辦清了。我等一日不能卸責。副將大人不必多慮，我們趕緊起隊吧，天霸這才一衆出帳，羣雄各捧兵力，雙龍出水式，來到陣前，只見那連環套的大隊雁翅般排開，那率六十四寨的寨主以及十二寨小寨主全到了陣前，大約這次就是竇二敦拚死戰之時，這有

一會面，只見竇二敦抱着一對紫金如意護手雙鉤，兩旁的羣賊分立左右，兩下裡是各顯軍不紮住陣角，天霸越果當先的向前答話，竇二敦首先說道，副將黃大人請了，竇某有一事惟明，要向黃大人請教，副將黃大人答道，竇寨主請講，竇二敦說道，你是成名露臉的英雄，南七北六十三省水旱兩面的英雄，那一個不聞名喪胆，咱們兩下裡要憑個人的武功本領分強弱定輸贏，絕沒想到黃大人竟使些偷雞盜狗之輩，暗入連環套盜走御馬，這總算竇某以己之心度人，絕沒疑心到副將大人竟遣人暗入連環套，今日我們倒架在陣前，一決勝負，天霸哈哈一笑道，黃某也存此念，久欲與竇寨主一較身手，當時這一交談之後，兩下裡就各捧兵刃要動手，那知就在那將動未動之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喊道，黃大人暫請退後，讓小姪等會一陣，天霸一回頭只見過來的止是秦氏弟兄三人，秦文苑，秦文淵，秦文源，這哥三個撞出陣前，高聲叫道，竇寨主，你莫以為連環套是鐵壁銅牆，秦寨主全是英雄豪傑，想要憑連環套這點威力來抵抗官兵，那不過是以卵擊石破滅可立而待，當時竇二敦是十分憤怒，暗想這三人投身連環套，想借某家的勢力造成他們的威名，絕不該中途竟賣我連環套投降官兵，險些把連環套斷送在爾等之手，今日來到陣前，你家寨主爺正好教訓教訓爾等，想到這裡把一對雙鉤往上一舉，高聲喝喊，小輩今日再想逃走勢比登天，秦文淵跟着縱身形遞刀就扎，竇二敦急忙接架，那知秦文苑秦文源兩人也跟着上來，是團團把竇二敦圍住，竇二敦那把他等放在心上，動手到二十餘個回合，秦文淵頗有些不能招架了，自己抽招略慢，竟被竇二敦用鉤把己的刀掣住，再想抽招那來得及，竇二敦趁勢一抬腿踢了個正着，把秦文淵踢了一溜跟頭，秦文苑秦文源二人的刀法也散開了，又走了十餘

個照面。被竇二敦把秦文源的兵刃磕飛。秦文苑看見兄長跟三弟全輸了，自己心裡一發急燥，立刻招術略慢，被竇二敦把肩頭劃傷了。再想動手那還招架的了，三人敗了下來，兩下裡這齣一陣算見了輸贏。竇二敦耀武揚威的哈哈大笑說道，這種無能之輩，不必前來，你家寨主爺會的是出類拔萃的英雄，像這種無名小卒不必前來送死，竇二敦這一發狂言，真是目空一切。怒惱了小神童賀仁傑，亮練子鍾繞身形來到陣前。厲聲說道，竇寨主少要發狂，休說大話。賀老爺與你比併百合。當時賀仁傑把練子鍾一抖，嘩啦啦的到了竇二敦面前，擰頭著頂打來。竇二敦說聲來的好，往旁一錯步，只用右手鈎一找鍾練子，賀仁傑往回一半腕子，立時撤回，二次進招是流星趕月，兩只亮銀錘上下翻飛。竇二敦把這對紫金如意護手雙鈎施展開，身是有神出意外之能。賀仁傑也就把自己的一身本領施展出來，可是那神勝的了竇二敦呢。這時秦良傑王英傑，全出來接應，這一來使竇二敦大怒，把紫金護手鈎施展開遮前擋後攔左護右上下翻飛。工夫不大，秦良傑王英傑也帶了傷。賀仁傑練子鍾的練子也被人家攔住，自己若不趕緊的把練子鍾撒手，只怕自己這條性命有些難保。當時賀仁傑把腕子上的皮套一退，立刻翻身逃了回來。竇二敦哈哈一笑說道，這些個無名小輩，竟來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吼上拔毛，爾等趕緊叫天雷與某家會戰，免得爾等送死。當時竇二敦又這一發狂言，立刻怒惱了一人，往外一縱身，高聲喝喊姓竇的你太以眼空四海目中無人，趙老爺擒你這小輩，竇二敦把雙鈎一分，厲聲說道，小輩你竟藐視老夫，今日若教你逃出手去，我竇二墩誓不為人，當時這一說出這番話來，兩下裡就要動手，你說這來與竇二敦動手的又是何人呢，原來正是趙壁，他本知道竇二敦的武術精通，鈎法



絕倫。自己那是他的敵手，不邊自己已寒激住了火，趙壁跟計全朱光祖站在一塊，見寶二敦連勝了數陣，全看着他那紫金鈎太以厲害了，暗地裡全紛紛議論，恐怕不易收服此人，趙壁在一旁聽得十分可恨。遂冷笑着說道，你們也太以把寶二敦看成蓋世無雙的英雄了，據我看咱們這過去的全是飯桶，才這麼現世，還是我老趙過去，雖不能擒他也能殺得他喪胆亡魂，計全等一聽都笑了，朱光祖說道，反正說大話沒有死罪，由着你吹吧，趙壁說道，趙老爺一生不說假話，說什麼辦什麼，只要我趙壁一出陣，寶二敦一定要喪胆亡魂，當時稍壁這一說狂言大話，正赶上賀仁傑敗了下來，朱光祖說道，老趙你看見沒有，這才是成名露臉的時候，你看賀仁傑敗了下來，大英雄露臉都在這時候了，趙壁當時個着勁這能說了不算，遂一咬牙亮刀過來，照着一說大話，寶二敦焉能容他，把紫金護手雙鈎一分與趙壁動上手，趙壁准知道，只要一碰上他的護手鈎自己的刀非出不可，所以加了十二分的小心，自己盡擴展的小巧之技，竄縱跳躍閃展騰挪縮小綿軟巧，只於躲閃，不能過招，稍壁心想把寶二敦的力量用盡了，再一遞招，准能取勝，就這樣過了二十餘招寶二敦也見了汗，自己一急把鈎法的絕招施展開，用到第六手烘雲托月，左手鈎虛幌一招，右手鈎陽手反陰手直取趙壁的肘頸，這一下子要是躲不開，這位趙老爺的腦袋也得鬧得昏頭兒平，趙壁說聲不好，急忙縮頸藏頭，再想躲時，那裡躲得開，從後腦海裏前撤，把頭皮給掀下一層來，趙壁嘍叻了一聲，手撫着腦袋皮往回裡拚命送了回來，這一下可要了趙壁的命了，立刻成了血人啦，小辮兒本就不大，這一下把後半邊都給掀下來，長臂童子黑十架倒是比別人關心，縱身過來，一把把趙壁架住，哭喪着臉子說道，老師這回可真幹了，老師有

什麼話趕緊說，這可是緊關節要的時候，不要當兒戲。趙壁閉着眼說道：「好小子，你算真是老趙的徒弟，我這裏有百十兩銀子，你別忘了拾起來。衣裳棺槨全有人管，老師這是因公喪命，爲國捐軀，臉也露了，名也落了，罪也受了，趙壁咀裡這麼一胡念叨。跟着已來到羣雄面說，天霸頓足着急道：「趙大哥你這傷勢怎樣，趙壁說遠，黃天入，我這回可要回宮了，沒有別的你念在我我弟兄有個不錯，給我買口好棺材，別弄狗碰頭，死後的屍身教狗拆了，買棺材千萬自己親自辦，經手三分肥，好心的人太少，他們要是跟老趙不對，以許從這上頭賺幾兩解恨。天霸說道：「趙大哥不必說這些無用的話了，這時黑士傑也不知在那裡找了一包子刀傷藥來，給趙壁扣在腦袋上，這一來趙壁的腦袋成了銀碗了，大家見他到死不忘談諧，又是可氣，又是可憐，這種傷勢也真玄，只要再重五分趙壁的命就難保了，按趙壁一生雖叫壞，有鳴陰德，可是心裡實在不壞，沒有大奸大惡的地方，在當年評書老前輩說這部五女七貞，說到這裡趙壁真喪命不鈎下了，可是當時尙書孫家熊，夏同和聽過這部書，以爲這部書是非分明，不爽毫厘，趙壁一生無大惡，要遭這種惡報，未免與因果報應不合，遂請國子監心幾位監生修改此書，教趙壁不遭這種惡報，這才改正過來。趙壁不過是受重傷，爲是表示善惡分明，這些閒文不在話下。且說趙壁這一受傷，立刻怒惱了何玉霜。把雙鞭一舉縱身形過冬，連話也不答就戰在一處。何玉霜這到銅鞭上下翻飛，資二敦也不肯輕輕放過，把金鈎八法三十六路查鈎，真是一片鈎山。金光刺目，兩下裡走了三十餘個照面，何玉霜的雙鞭勇猛絕倫，直到又走了二十餘個照面，兩下裡已分出高低來，何玉霜再想遞招已遞不進去了，雙鞭覷了個破綻擡頭盞頂往下打來，恨不得把資二敦



發狂言，休說夢話，竇寨主志不居人下。自當年與黃三太結仇，竇寨主氣走河間，來到口北，若是甘心替他人部下，有不致有今日驚人的舉動，我竇二敦視死如歸，甯願在戰場上餐刀飲血，不願老死牖下，現在治理連環套，統轄數千健兒，堂生死大權，雖南面王不易也，竇某闖下這場天大禍，是自作自受。決無後悔，大丈夫敢作敢為，不能怨天尤人。我若在雲陽市口飲血餐刀，也不過是一刀之苦，請楊爺你不必給竇某過慮。我若是有畏禍之心，還到了今日嗎，大丈夫作事絕無反顧，若是長刀避劍怕死貪生，焉敢闖這場大禍，楊義士，你這片好心我滿承情。咱們是拋開交情說現在吧，你是被官兵約請來的，我是佔山的草寇，今日陣前相會，你我是各自把交情面子放在一旁，定輸贏分勝負，當場不讓招，舉手不留情。你我分個輸贏勝敗再講別的。這時竇二敦一說出這番話來，把楊春氣得哇呀呀怪叫。當時楊春恨聲說道：竇寨主，我是一片苦口婆心，算是全白說了，很好，總算我楊春有眼無珠，今日你我是各顯功夫。竇寨主你要成全我楊春，竇二敦立刻把彎鉤一分，立刻兩下動起手來，兩下裡是各顯奇能，竇二敦對金鉤是真正與衆不同，楊春這對短把牛頭黨是業已成名，走江湖二十多年，實非平庸之輩可比，今日被竇二敦所迫，把自己平生絕技施展出來，真是帶得悠悠風響，兩下裡走到二十餘個回合，楊春自己一失神，被竇二敦把牛頭黨摀住，楊春撒步抽手，一個沒走脫，被竇二敦的紫金護手鉤把右肋摀住，竇二敦是手下一個猛力撲的一聲，立刻把楊春的肋條摀斷，可憐楊春一世的英名，竟喪在竇二敦的鉤下，當年楊春的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要是沒散不過受一些微傷而已，那知道落了這麼個結果，按楊春一生似無大過，怎會得這樣結果呢，只爲當年玉泉山，龍泉溝，全

由他身上所起，落得多少人全喪了命，這部書名爲五女七貞又名善惡圖，又名速報司，有一點善有一點惡，全要顯然的報應，善惡因果分明，是以勸世，使人不要以爲天道不明，善惡不報，就是一個人的生死，全有定數，果報分明，當初大明朝有當世外高人陳眉公，此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學貫天人，凡是經史子集，兵書戰策，行軍佈陣，無一不知，無一不曉，並且善演奇門，隱居不仕，到後來這人竟被雷殛了，這一來把所接近這位老先生的讀書人全恐懼了，以爲天道不公，鬼神無靈，顛倒報應，大家聯合起來，寫了一張狀紙，到了北京城東嶽廟，狀告雷公不公，把這錢好人用天雷殛死，將來世上就要沒有好人了，趕到到了北京城東嶽廟，真把這張狀紙在東嶽廟的神前焚化了，當天晚上衆舉監生員在殿中住宿，爲是求神靈顯聖，果然真有靈聖，這位高人陳眉公竟落二次神殛，凡是被殛的全是背上有一行珠字，都是篆家文，誰也不認得是殛字，這位陳眉公二次被殛，背上却不

是篆家文了，滿是鳳字，這是雷公的舉監生員等一看，背上字寫的清清楚楚這位陳眉公學貫天人，樂善好施，冬捨棉衣，夏捨茶湯，修橋補路，立孤獨院，專救孤兒寡母無家無歸的，這樣作善的應該降祥，可以得，這種惡報呢，敢情這位陳眉公，却有一件極大損陰功的事，就是那一年鎮守皮島的大將毛文龍，爲母祝壽，當時因爲景仰這位陳眉公的爲人，凡得着他一字的全視同拱璧，毛大帥遞差差弁兵勇等帶着四包禮物，到這陳眉公家中，請這位老先生寫一個壽字，那知這幾位弁勇是隨着毛大帥慣了，那種粗暴情形，那能改的了呢，到了這位老先生宅中，向這位老先生立迫着動筆，這位老先生往是養尊處優的慣了，那見過這種粗魯的情形，遂怫然向這弁兵說道，你們先前面歇息歇息去，容我慢慢的寫好

再給你們大帥帶走，那知兵弁們不知道什麼叫禮節，瞪着眼睛說道：「寫一個壽字用的着嗎，幹麼得這麼拿捏，我們上馬殺賊也用不着那麼費力。當時這位老先生真是幾乎氣死，可是這羣人全是粗野人，跟他們爭有什麼用處，當時只溫語安慰了一番，把這羣弁勇們讓到前面，令家人款待不提。且說這位老先生捏着頭皮的把這壽字寫好，交給了弁勇帶走，這位老先生是越想越氣，心說毛文龍身為統兵大員，鎮守皮島受朝廷重託，屬下的兵士就這樣粗野，並且他雖位重干城，是國家的大將，千里超超的求書壽文於我，只送給我四包微禮，太以量小，這種人教他保衛國家怎會不壞事呢，此人不除，將來定要貽禍無窮，此時這位老先生存定了這個心之後，不料過了沒有數日，適值滿洲屢侵邊境，雖有毛文龍鎮守東邊，只以鞭長莫及這才奉朝旨派袁崇煥督兵冀遼，袁崇煥是陳眉公的門生，臨行自然要到老師處請訓，向老師請不防胡治遼之策，陳眉公並未有說多少話，祇告訴袁崇煥說道，為師有一句要緊的話，你的功名富貴，國家的休戚興亡，全在我一句話，你只牢牢記着拔一毛而利天下，為不為，只在你個人了，袁崇煥立時醒悟，忙謝老師的指示，遂即起身够奔遼東，原來這位陳眉公告訴袁崇煥正是指着鎮守皮島的毛文龍，言其拔一毛而利天下，正說是去一毛文龍，國家即可盛強，袁崇煥過了遼東以後，即設法把毛文龍給除却了，後來袁崇煥亦被殛而死，明朝不死這兩員大將，滿洲那敢正視中原，這一寨內憂外患紛重沓來，才把大好山河斷送了，推源禍始實陳眉公一點私憤，惹起那麼大風波，造了那麼大孽，這件事只有他師徒二人知道，因為怕公濟私，斷送了多少的性命，所以天道好還，善惡分明，毫厘不爽，這位老先生才遭了這樣的惡報，直到二次雷殛屍身才顯出了這位老

生的罪狀。按下這些閒話不提，且說楊春慘死也是一種因果循環報應不提，當時把屍身抬了回來，天霸是咬牙切齒的大怒，撇翹尖厚背雁翎刀就要過來跟竇二敦動手，替楊春報仇，這時左邊一羣英雄有人高聲說道，黃大人你是軍中之主，豈能莽撞，待我擒他，穆武成亮刀出去，連話也不答跟竇二敦戰在一處，穆武成刀法是黃二爺所傳，雖沒有巧快的功夫，可是苦練了這些年，得了穩准二字的訣竅，今日老英雄跟竇二敦動上手，自己本全副精神氣力全用上了，這鏖刀真是與衆不同，趕到把這鏖刀施展完了，竇二寶是餘勇可賈穆武成反倒把氣力用盡了，竇二寶便把金鈎捲簾鈎二十四式施展開，穆武成就有些難招架了，在過了十餘招自己一刀往竇二敦的左腿掃去，被竇二敦用跨虎登山用護手雙鈎的月牙守住，穆武成的刀又用老了，一時撤不回來，只得反身撒刀逃命，竇二敦反身往外一展，右手鈎竟掙在了穆武成右臂上，穆武成微一轉膀子，算是把這條右臂保住，不然非得得竇二敦的鈎把這條胳膊卸下來不可。當時穆武成這一受傷，天霸一槩脚忍無可忍，一壓翹尖厚背雁翎刀縱出來，厲聲說道，竇寨主，不要耀武揚威，副將黃天霸與你比併三百合，竇二敦一看天霸出陣，自己精神抖擻迎上前來，這兩下裨一個是漕標麾下武勇兼全的名將，一個是綠林道的魁首，這兩下一會面，豈能善罷甘休，要知天霸出陣勝負如何，且看一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六回 黃副將軍刀會雙鈎 賽時遷夜入連環套

詩曰 祖宗好色子孫殃 男做歌兒女做娼 我見哀矜苦莫慰 君何貪戀直如狂

煙花夢幻真亦假 露水恩情旦夕忘 畢竟喪財還喪德 溫柔鄉內猛思量

這首殘詩念罷，書接上回。且說黃副將一怒之下亮刀出陣，竇二敦見黃天霸過來，自己振

起全副精神，要跟天霸決一死戰，天霸未到切近，反倒把刀交與左手往懷中一抱，是先禮後兵，向竇二墩拱手說道：寨主請了。竇二寶也雙鉤往懷中一抱拱手答禮說道：黃大人請了，天霸說道：寨主今日連勝數陣，足見你的鉤有神出意外之能，黃某特來領教，天霸說完這番話，竇二敦哈哈一笑道：黃大人是當世人傑，父是英雄兒好漢，黃三爺成名露臉，才有你這蓋世的英雄後代，竇某今日願與黃大人定約，此番我們兩家較量，竇某的紫金如意護手雙鉤，若是勝不了黃大人，竇某情願退出連環套，隨黃大人到案領罪。萬刮凌遲，決不怨黃大人你無情，怨我這對鉤少下了功夫，咱們是君子一言各無反悔。黃大人若是我黃某的雙鉤之下，念及黃大人你與竇某有世誼的關係，竇某決不作趕盡殺絕之事，你只要押淮安府水旱兩面的英雄豪傑請了出來，在酒店筵前認輸，你我兩家冤仇已解，我不能教黃三爺無後，我隨你到案打官司，給你圓案，有多大的事全有我承當，決不再牽連於你。你看如何，天霸一聽竇二敦這話說得狂傲已極，令人可惱，隨向竇二敦說道：寨主你這是一番盛誼，黃某領情，寨主請賜招吧，天霸說罷，往旁一轉身形，把上風讓給竇二敦，自己一拱手說了個請，兩下裡各立門戶，天霸把刀法施展開，綳扎窩挑，刪砍劈剝，竇二敦這對護手紫金鉤封欄格架，刪砍截割，兩下裡是各自施展個人的功夫，真是棋逢對手，匠遇良材，把招數滿用嚴實了，兩下裡全是在前顯耀，鏖裡奪尊，戰到四十多個回合，竇二敦覺著有些氣力不敵了，鼻窪鬚角已見了汗，若是論起竇二敦的武功，不在天霸以下，因為自己年歲老了，更兼連戰數人，那能有那麼大的精神氣力。此時又遇着勁敵，天霸這翹尖厚背雁翎刀，已竟是練到爐火純青，稻田堡神刀李四爺傳刀全藝，算是把



天霸的武功完成，更兼今日與寶二敦相會拚着把性命喪在陣前，也不願敗在他手下，當時一打定了這種心意，那會不拚命的廝殺。這兩下裡正在分生死，定輸贏之時，猛聽得當郎郎兩邊後隊忽然鳴鑼收軍。二人各往旁一轉身，彼此抱拳說道，今日勝負未分，輸贏未定，既已鳴鑼，不得不暫時罷手，我們明日再會，說話間各回本隊。天霸查問是何人擅自鳴鑼，計全說道，趙老爺與光祖打賭，想要盜寶二敦這對紫金護手鉤所以才鳴鑼，請副將大人退下來。靜候光祖盜鉤。使寶二敦沒有這對寶刀，定然束手就擒，豈不是勝似這麼拚命廝殺，難分勝負。天霸看了看趙壁，見他左胸上那麼重的傷痕，雖刺己看用力搗藥用布紮好，他還這麼有閒心跟別人打賭，真是太以可惡了，遂說趙大哥這道剛保住命，就立時忘了適才的險遭不測，跟着就這麼陰險起來，這真是太以的過分了，趙大哥，衝着你這麼陰損，將來還要遭惡報。趙壁說道，大難不亡必有福，老趙心眼裏是不好，今天就得死在鉤下，天霸不再辦他，立時傳令收兵，跟着兩下裡全把隊撤下來，趕到一點名，除了解御馬走的，都巨霸，蠻南俠，無髮俠，秦志通，尙國樑，五位之外，暗走了鎮東俠道爺吉千，這時却又短了朱光祖，天霸是十分着急，跟着就要派人查找，計全說道，這倒不必費事，因為所走的非同他人，朱五哥是精明幹練，聰明過人他決不肯冒險行事，當進則進，當退則退，決不至有什麼危險，若是此時一找他就更糟了，當時天霸被計全這麼一說，想了想也對，遂問趙壁跟光祖是怎麼打賭，計全便把兩人打賭的原故告訴了天霸。原來趙壁受傷敷藥之後，因為天霸出戰，自己當時不肯的退下來歇息，跟朱光祖又站在一處，兩人見天霸跟寶二敦勇猛廝殺的情形，十分讚嘆，就憑天霸的刀法那麼絕倫，竟不能取勝，朱光祖

遂向趙壁說道，趙大哥，你是主意作坊，壞舉包，經的多見的廣萬事通，地道的知古今，不論什麼事你不知道的太少了，可是竇二敦這紫金如意護手雙鉤，實在是不平常的兵刃，你知道他這對兵刃有什麼好處，是不是現在尚兵刃，趙壁說道，你別跟我用這一套，盡力的給我高帽子戴，有什麼用，我不知道他的雙鉤有什麼來歷，朱光祖說道，竇二敦來到口北，能够威鎮連環套全仗他這對鉤，能够跟寶刀寶劍往一塊碰決含糊不了，你看黃副將空施展開秘得刀法，竟不能取勝，這就吃虧在時時得躲着他的鉤，兩下裡反倒打平了，據我再要把他這對金鉤得過來，竇二敦就容易捉拿了，當時趙壁把嘴一撇說道，你是不過快樂快樂嘴就是啦，趙老爺不敢說大話，竇二敦算是把我鎮住了，我決不敢再沾他，就憑人家這種絕倫的武功，連環套內兵多將廣，現在跟人家嚴兵對陣，連輸廬勝敗全不敢保定，別說是入連環套，就是住人家套口裡闖都不容易，當時趙壁一說這種話，朱光祖冷笑着說道，你說這種話不嫌難看嗎，你把連環套冒充鐵壁銅牆，我朱光祖是習成了無人之境，盜他的雙鉤易如反掌，趙壁笑着說道，你別儘自說大話，不辦真事，朱光祖說道，我若是言不應點，願拜趙老爺你爲師，你若是輸在朱五爺手中該當怎樣呢，趙壁說道，你只要是真把鉤盜出來，我趙壁永遠佩服，願拜在你門下爲徒，以師禮事之決不反悔，朱光祖說道，君子一言，趙壁說道，決不反悔，若是反復了匹夫之輩，兩人說完了，各自走開，跟着趙壁傳令鳴鑼撤兵，其時是亂兵之際，雖有工夫照顧別人，所以再點名時，朱光祖蹤跡不見，數天驚不着急，此時間朱光祖私走的情形，就知他是入連環套盜鉤，大家是提心吊胆深恐有了差錯，按下這裡不提，且說竇二敦撤兵之後，查問何人鳴鑼，尚文義說道，勝負未

分，官兵鳴金撤隊，疑惑其中有詐，恐怕寨主中他奸計，故此鳴金請寨主收兵，竇二敦點頭，隨令大隊進山，跟着查點了查點，所有帶去的隊伍，全是整整齊齊的回來，其實尙文義那是怕失機中敵人的詭計，實是已看出竇二敦已經力盡筋疲，氣力不接，這才鳴金收兵，爲是給他找個台階好下，當時竇二敦是心中瞭然，遂也不再問其他的事，隨又點了一次大名，查點合山各寨，倒是短了那家寨主，私走了何人，趕到點過了名，把所有各寨才查點清楚，死傷私走計有二十餘家寨主，竇二敦十分懊喪，衆家寨主齊向總瓢把子勸慰，不要灰心，雖則去了些位寨主事尚可圖，這裡現有九十餘家寨主，全是江湖道上成名露臉的英雄，跟天霸小兒足可一決死戰，竇二敦說道，全仗衆家寨主了，我只痛恨張鐸這匹夫，不想想他已沒有立足之地，才投到口北，被我收留，我因爲他也是成名的人，不肯屈尊，付以大權，掌領本山各事，竇某以真心待他，萬不料他竟敢這麼樣，有朝一日落在我手下，我不把他萬刮凌遲，算是匹夫之輩，竇二敦是越說越有氣，越想越可恨不禁怒氣填胸，尙文義等婉言相勸，這時天色已晚，竇二敦吩咐各寨主退去，只把中央大寨主及巡山各寨主全留在大廳，所有外左右前後各寨滿在大廳裡一同飲宴，這一席酒仗着竇飛虎馬子蘭只用話岔着，關於本山之事不談，淨說些江湖道上的一切事情，大家倒是開懷暢飲了一番，竇二敦是酒已半酣，微含醉意，大身起身告辭道，我等該着回寨查點了，老寨主想也疲乏了，請歇息吧，竇二敦說道，衆位兄弟自管多談一會，竇某倒還不覺疲乏，跟着尙文義說道，總寨主也該着歇息了，這一日之間在陣前殺了一日，回山又查點兵額，那有不疲乏之理，現在已不是我們少年的時候了，如今全有些年紀，精神氣力怎麼也不如當年了，竇二

敦臉大笑道，尙寨主這話我還不大相信。資某不覺得什麼叫老了，你看我疲乏，我倒要賣賣老了，來看鈎伺候，值班大廳的嚶囉，把總寨主的這句護手雙鈎捧過來，資二敦接了過來，又到聚義廳前，嚶囉們掌着燈籠火把亮子油松照耀的如同白晝，資二敦把這對金鈎施展開，真是金光閃灼，霍霍生風，怎見得有贊爲証。

自幼生來胆氣豪

手分雙鈎練神招

老樹搜根能透甲

順水推舟不留袍

白鶴展翅人難擋

燕子翻身更難逃

吳王鈎神出鬼入

越王鈎能斬龍蛟

火龍鈎白猿獻瑞

臥龍鈎攪海翻江

烏龍鈎巧變招術

八卦鈎力斬爾曹

回馬鈎迎風鬪柳

擺蓮鈎獅子搖頭

連環鈎麒麟探爪

冲天鈎猛虎歸窠

攔門鈎封侯掛印

望月鈎鳳凰歸巢

滾堂鈎八方定氣

七星鈎暗裡藏刀

五行鈎仙人解帶

四絕鈎踏藏六韜

伏虎鈎風雲變色

降龍鈎大將難逃

爲人學得雙鈎法

千軍萬馬自逍遙

這蹉紫金如意護手雙鈎，施展開真有神出意外之能，趕到一收招，氣不湧出，面不改色，當時衆人齊聲喝采掌聲如雷，本來要說真的，老英雄的功夫的是不凡，當時這蹉鈎鎮住羣雄，沒有一個不挑大拇指的，這時資二敦回到聚義廳，不禁也有些覺着累了，自己不過是好強，不肯說累，剛要退聚議廳，有嚶囉連廳報道，啓稟寨主，現有巡更查夜的嚶卒，一名被殺，一名被綁，特稟稟報寨主得知，資二敦一聽就是一怔，原來有兩名更夫查夜，這兩名更夫專管巡查大寨，惟獨是大寨內不准敲梆子，遇有意外事發生，只准用胡哨，不准傳鑼，資二敦說的也對，若是用梆子傳更查夜等於沒用，像那種巡更查夜之法，只能够防

止細微的事，若是遇有特別的事，就不止於能候事，反能受這梆子鑼所累，當時那嘍囉報事已畢，退了下去，竇二敦吩咐把那巡吏查夜的嘍囉喚上來，寨主親自審問，跟着把那巡吏更查夜的嘍囉喚來，細問他被綁之事，這名嘍卒在上回道，跟寨主回答，現在小人是死裡逃生，小人巡吏查夜到寨以東，正在走着，忽的從寨上翻下一人，身形快的絕倫，是我那夥伴正要喝問什麼人，那知道黑影已到了面前，不料這人身形太快了，沒容說一句話的功夫，手起刀落把我那夥伴殺死，小人剛要嚷時，也被他抓住，刀已放在脖子上，立刻迫令小人說出寨主的住所，及平日起居的情形，當時小人是實在惜命要緊，只好是他問什麼說什麼了，遂把寨主的住所以及一切的情形全告訴了他，這人並追問寨主的家口眷屬，小人遂說與他寨主是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這才把小人綁起，連咀都給塞上，小人這命，也算是白拾的，死裡逃生，竇二敦說道，此人的像貌如何，更夫答道，那人長的瘦小枯乾，咀上是七上八下的幾根胡子，非常難看，竇二敦便不再問了，至於這嘍卒怕死貪生的情形，自己到不便責備他，因為不論如何他也得惜命，便擺手令他退下去，當時傳鑼聚眾招集衆寨主到來，說道這更夫被殺的情形，囑咐衆寨主要嚴加防備，不得稍事疏忽，現在既然有人進了我們五行連環套，眾人的功夫，一定是與衆不同，不要大意了，我們連環套內，這兩日來連連出事，令人實覺面上無光，此番若是再容奸人在連環套內逞雄，我們算是把威名喪盡了，衆寨主齊聲答應，跟着令各寨主趕緊歸隊嚴加防守所有各寨裡要出了事，就以各寨寨主是問，當時各寨主發領令而去，竇二敦從心裡很是悶悶不樂，運籌養心樓中而來，這裡是他歇息之所，跟着的有幾名嘍卒，掌着燈籠，佩帶利刃，謹慎的保護着寨

主，趕來到養心樓院內，竇二敦被涼風吹着，頗有些醉意，見這裡有一隊嘍卒跟四名頭目保護養心樓，竇二敦看到這種情形哈哈一笑道，你們這是作什麼、頭目們答道，奉少寨主之命，率四十名嘍卒，在此把守，當時竇二敦又哈哈一笑道，你們也太以小心了，本寨主闖蕩江湖四十來年歷來不知道什麼恐懼怕他人，鼠輩們除非長了三頭六臂，誰敢動老夫，你們趕緊與我退去、老夫這要清靜一時，頭目們那敢不遵寨主之命，立時退出養心樓院內，竇二敦酒用得多了，不願出樓，就在東間裡歇了，這裡因為寨主不要留多人，只留了兩名素日伺候寨主的親信嘍卒，兩人在堂屋裡連大氣都不敢喘的伺候着，這兩人在堂屋靜立了一會，聽了聽寨主已睡着，遂也坐在堂屋睡，就在這時恰巧有人暗用鷄鳴五鼓返魂香把二人薰倒，你說來者是何人呢、原來正是朱光祖，這位朱光祖只爲跟趙壁打賭，說是若能盜取竇二敦的金鈎，趙壁情願拜在朱光祖門下爲徒、當衆叩頭認師傅。朱光祖便乘着收兵紛亂之際，撤身出來，自己想在人前顯耀，立件奇功，也顯得我光祖不是無能之輩，自己施展小巧之能爬山越嶺，攀藤附葛，越過一灣高峻的山嶺，往下再看時已經進了頭道寨門，朱光祖遂下了山嶺，從山道內奔了二道寨門，看各處的情形，不禁暗嘆，連環套既得地利又得人和，看這佈置情形，真是個大將之材，可惜失身綠林，將來未免落個身首異處、這人要是改邪用正，正可爲國家效力，定然能作國家棟樑之材，朱光祖暗中贊揚着實懷愛才之心，眨眼間到了中央大寨，只見道一帶更加壯偉，分金聚議廳內燈火輝煌，酒筵高擺，竇二敦高坐堂上，酒筵豐盛，正在傳杯遞盞的飲酒談論着，朱光祖暗看了一會兒，分金廳內酒足飯飽，衆寨主紛紛起立，竇二敦與衆寨主說了沒有幾句話，便見他向伺候

大廳的嘍卒一點手，竟有兩名嘍卒把雙鈎遞到他手中，朱光祖心中一動，心說莫不是我在暗中被他看見了，我得要小心一點，此時却見竇二敦離了坐位，率衆寨主來到分金廳前，衆寨主分立兩旁，竇二敦來到中央把雙鈎門戶一分，施展開招術，在燈籠火把之下，他這對鈎金光閃閃，如同萬道金蛇亂竄，功夫實在是絕倫，衆寨主齊聲喝彩，朱光祖在暗中也是十分暗嘆，這位竇二敦果然武功出衆，藝業驚人，再加這對寶刀，正如猛虎添翼，沒有超羣絕頂的功夫，焉能是他的對手，趕到竇二敦收住招數，衆寨主十分贊揚，朱光祖見竇二敦又退入大廳，自己便又圍着中央大寨巡視了一週，正赶上起更，更夫圍着寨牆巡查一夜，朱光祖一想，連環套內地勢太大，何不從更夫口中問個明白，當時打定了主意，立刻飄身落在寨牆內，手起刀落把前面那更夫殺死，後面那更夫剛要喊時，朱光祖一把把更夫抓住，明煌煌的刀在他脖子上一放，低聲說道，你敢嚷，太爺先把你廢了，更夫嚇得那還敢言語，只滾渾身亂顫，連說好漢爺饒命，朱光祖說道，你們總寨主竇二敦每夜在那裡歇宿，身旁有何人伺候着，從頭說來，敢有一字虛言，莫說太爺的刀鋒不利，更夫吓的忙說道，好漢爺不是我不說，我們只管巡更大寨寨牆內，我們當更夫的那裡知道呢，朱光祖遂把更夫抓住了，刀鋒一偏微微一動，把他的頭皮劃了一道口子，血立刻流下來，更夫忙說好漢爺饒命，朱光祖厲聲說道，你再支吾太爺要你狗命，那更夫說道，總瓢把子是睡在養心樓，別的事你就是把我宰了我也不知道，朱光祖又問了問，養心樓是在什麼地方，更夫也說了，朱光祖才把他細好，把咀堵上，這才離開這裡，所有各處的道路全探好了，凡是夜行人，如果探道，全是探出路，因為進去是活的，進去的道沒怎麼費事，最要緊的

是探出路，預備着被人家圍了好脫身，朱光祖知道當夜不便動手，因為殺更夫之後，各案加緊、最厲害的是寨內有一名更夫頭目，自從聚在寨內，很能够出力，此人當年也是有名的人物，姓李文文中，外號人稱巡事貓，螺絲島三莊事故，這位李文文是遠走高飛，自己銷聲匿跡，因為在三莊入寨也是一家莊主，要是在別人手下，實在覺着有些栽跟頭，所以絕口不提昇李家莊的莊主，後來便來到口北，見連環套既得地利，又聚集了關內外多少成名露臉的綠林道，自己也就投身在這裡，可是決不違自己出身來歷，竇二敦看他很精明幹練，遂派他為巡更察夜的總頭目，領率寨內的夜間巡山更夫及上夜的嘍卒，自己也正合心意，他的這個差事，就是夜間巡查，白晝歇息，所以跟寨內的各寨主見面極少，這種事正對李文文的心意，就在這裡一路大賣力氣，竇二敦是對於這位李文文中早就安着提拔之心，總想遇到了機會付以大權，那時讓他也得展所長，只是這李文文中當年是最愛多事，如今是任什麼事不愛營了，所以自從入連環套後凡事抱本守拙，在自己分內的事勤慎從事，分外的決不聞問，決不想再貪圖別的事了，這晚竟有好細，潛入連環套殺死更夫，自己覺着面上無光，遂來到總轄寨主這裡請罪，竇二敦向李文文中說道，李賢弟不要以此事介意，我們是推誠相與，沒有隔心的事，不過不要大意疏忽就是了，這次更夫被殺，事出意料之外，防不勝防，不止於李賢弟有失查之罪，就連那外四寨，巡山各寨主也有失查之罪，像今晚所出的事，實是令人可惱，連環套不亞如鐵壁銅牆，竟有好細混進套內，好令本寨王面上無光，請緊防各處隱僻的所在，以免有好人隱匿，李文文中當時面上很覺無光，遂領令下來，連帶着手下嘍卒監察各寨，就連本山的人不到之處，全細細的搜查到了，那有好細的踪



跡、這一夜鬧得馬仰人翻。那還有人敢懈怠，暗入連環套的朱光祖，可不敢在這時下手，當時朱光祖隱匿着行蹤，暫時不敢下手，在連環套內就算呆了三天兩夜，到第三日夜間，見各處防守巡察的全懈了神，朱光祖一看這情形可以下手了。這三天的工夫，也把甃路採將斃了，於是決意的在當晚下手。此番朱光祖也是豁出來了，聽天由命，得了手是連竄二敦的人頭一同帶了走，這一來如果得了手就算功成名就，若是事不遂心，從此也就不能再在人前顯耀，英雄隊裡稱雄了，當時主意打定，遂逕奔了中央寨養心樓，這座樓是連環套內工程最大的地方，起蓋得形式壯麗，竄二敦就住在養心樓下，朱光祖竄養心樓時天也就是二更過後，只見院中沒有值班守夜的人，便先伏在牆頭察看了一番，用問路石先開了問牆下是實地，暗中交代，每逢是在這種地方用投石問路之法，可不敢真用問路石，因為凡是內行人差不多誰都知道這種規矩，若是聲音過大了，屋中人極易知覺，所以遇到這種時候，必須十分慎重。只可用牆尖泥片，或是小土塊，聲音極其輕微，只在自己的耳音了，朱光祖聽了聽下面是實地，飄身下來，跟着往養心樓的窻前走。見裏首這面窻，燈光隱隱，想着一定是在這窻裏，樓前是一帶走廊，走廊後才是養心樓前面的窻戶，朱光祖到了廊下，一縱身竄上了遊廊，就在這時猛聽得西牆上微微一響，朱光祖疑時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就留神到怕有人來把自己堵上，這時一聽到這聲音，立刻抽身撤步，把自己刀掖在手中，待影裡一隱身，只見牆頭上縱上一人，兩眼光華閃灼，跟着飄身下來，朱光祖恐怕這人看見他的蹤影，喊叫起來，竄二敦若是牽衆出來，自己就有性命的危險。當時這一轉念，還是趕緊的逃走要緊，遂從西廊下一縱身。待廊外縱去，仗着身形輕快，脚尖點

地已縱出了西牆，自己正往牆下飄身時，那人似乎已看見了，跟着也追了來，朱光祖已知道有追趕的，故意把脚步放慢，候着賊人追趕到切近，朱光祖一個燕子翻身竟用反背刀穿去，暗中交代，這人正是李文中，他自從奉命查找奸細之後，真個把一座連環套差不多都查到了，那裡有蹤影，本來很大的一座山寨夢想搜查一個人，正如大海撈針那裡去找，一連三晚所有加班巡更查夜的嘍卒都累了，全有些懈了勁，李文中自己可不敢疏神，起更之後，自己親自出來巡查大寨，趕到養心樓這才發見有人影一幌，上了牆頭，李文中便跟着追趕下來，趕到越過了養心樓的院內，脚步加緊城墻追上，自己一個箭步舉翹尖厚背雁翎刀，照着朱光祖劈來，那知朱光祖一個燕子翻身反背獻刀，這一刀是照着李文中砍來，這一刀絲毫也沒鬆開，撲的一聲就把李文中劈爲兩半，可憐李文中也是成名的綠林道，螺絲島是死裡逃生，就該省悟自己已往之非，應該改邪歸正，落個好收原結果，那知道他貪心太大，竟甘心墮落，來到連環套，不過是一名頭目以致落個喪命朱光祖刀下，李文中這一跌倒，翹尖厚背雁翎刀撒手，又全是石頭地，當郎的刀聲清亮，朱光祖一聽是一口利刀，便躬身拾起來，看了看果然是一口利刀，自己十分愛惜，因捨不得把這口刀扔了，遂也插現了背後，把李文中的屍身踢在一旁，並且見附近無人來往，遂反身仍然够夠了養心樓，於是想着索性自己大大胆子幹一下，若是得天之助，能把資二敦的人頭帶走，這一世的英名就算落住了，將來提起來，若大的成名露臉，獨霸山東資二敦死現朱光祖之手，自單的臉算露足了，朱光祖拿定主意，二夜奔了養心樓，便縱身縱上西牆，這次更不敢大意的，因爲適才已經有人跟蹤追趕，是否有第二個人看見還不得而知，便又加了一番小心，已

臂跨牆頭往裡查看，這一帶仍然是空疏疏靜落落，一無人聲，二無犬吠，一點聲音都沒有，這才放了心，飄身落在下面，躡足潛蹤的來到了北樓下東間的窗下，聽了聽屋中似有人睡着，遂把小指含到口中，沾着口中的唾沫，把窗紙點破一小洞，往裡看時，見靠東牆一架楠木床，上面有一人睡着，迎面一盞銀燈，只有些微的光燄，屋中陳設的很够個世家的氣派，暗中交待，這全是劉太清給佈置的，這劉太清當年在京城太極觀時，所結交的盡是達官顯官，巨紳富商，什麼排場全見過，所以給纂二敦收拾這座養心樓格外的富麗堂皇，按下這些閑文不提，且說朱光祖看明白了正是竇二敦，自己心中大喜，暗道，這也是天助我成功，竇二敦的死期已至，該着他歸位了，撒身奔屏門口，只見雙門緊閉，朱光祖用手問了問，知他是內有橫門，遂用小巧之技，慢慢把門撥開，從百寶囊中把水袋拿出來，把水擠在了兩門轉上，爲是怕一推門時有聲音，趕到把門轉的水擠好了，把門推開一線，往屋中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趕情堂屋中也有兩名嘍兵把守伺候，當時若是冒然的往裡一進，勢必驚動了竇二敦，於是就把雞鳴五鼓返魂香盒子取出來，歷來是不肯用這種東西，恐怕有傷陰德，朱光祖使用這種雞鳴五鼓返魂香是萬君兆所傳，萬君兆是楊香五傳的，這種雞鳴五鼓返魂香跟江湖路上綠林道所用的不同，這種薰香單是一跟秘方配成，有陽胎紫合車，有牛胎，有雄雞腦子，與三十六味草藥配成，把人薰倒之後，人事不知，昏迷不醒，趕到了一交五更，雞一報曉，被薰倒的人，能够自己醒轉，這就是雞腦子之力，這種薰香盒子更是巧妙絕倫，形如一隻仙鶴，藥在仙鶴的肚子內，從仙鶴屁股上把香點着，然後把仙鶴的腦袋伸進子窻戶內或是門帘內，把仙鶴的尾把一拉，仙鶴的兩個翅膀子立刻沙

沙的扇動，絕沒有多大聲音，一縷清烟散到屋內，只要是烟到了的地方，有人聞上，就得躺下，且說今日朱光祖實無別計可施，遂只得留用一回，把這隻仙鶴伸到了門裡邊一點，一拉尾巴，兩隻翅膀子一搦，只聽兩人同時打了個噓噴，全昏迷過去，自己這才把薰香盒子收起來，把解藥開上，悄悄把門推開，到了這兩名上夜的嘍兵前，用手推了推這兩人的肩膀，兩人那還有知覺，朱光祖暗喜，這一夾便沒障礙，跟着奔了裡間，把軟帘也微挑起一點來，仍把鷄鳴五鼓返魂香拿出來，心想，一不作，二不休，不這麼狠心毒手的，我焉是他的敵手，於是就把仙鶴尾巴拉了兩下，跟着香烟已吹進去，只是略沉了沉等屋中噓噴之聲，那知等了許大的工夫，並沒有一些聲響，就知怕有什麼變卦，於是把薰香盒子撤回來，自己早開了解藥，掀開一些門帘往裡一看，只見屋中的烟倒也不小，怎麼寶二敦還沒有薰過去，這真是怪事，於事又想，噓噴的聲音大不相同，或許是我沒聽見，遂把仙鶴裝在百寶囊中，悄悄帘籠進了屋中，這一細看把朱光祖嚇得真魂出竅，趕緊想撒身，那寶二敦是絲毫不動，朱光祖心裡是騰騰亂跳，趕到沉了片刻，只見寶二敦仍然跟睡着一樣，只是兩眼睜的一般大，令人看着可怕，這才知道寶二敦是睜着眼睛睡覺，跟三國時張飛相似，朱光祖心想，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我不趁此下手等待何時，於是把得的李文中那口厚背雁翎刀，掣在手中，往前一進步，湊到床前，跟着一舉刀，就要往下砍，忽的想起，他有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一刀上去不止於砍不了他，反倒把他驚醒，那一來自己反有殺身之禍。朱光祖一撒身，那知寶二敦一翻身，諄了一聲，這一下子把朱光祖又吓着了，趕緊往下一塌身。伏在床根底下，連氣全不敢喘，那知寶二敦還仍然睡着，朱光祖這時一

打轉兒，怎麼這麼巧，竟會在這時翻身，要不然他這時早已命喪在我手，於是忽又轉想，竇二敦赫赫一世，虛名露臉也非容易，我此時若是用暗箭傷人，絕不算英雄大丈夫所爲，我殺睡着的猛虎，那算英雄好漢，這時心中盤算着，聽了聽竇二敦業已睡着，於是長身起來，厚背刀拿在手中，想下手又不忍下手，便拿然主意，把厚背雁翎刀往床頭上一插，正好是床邊的縫子內，並沒有什麼聲響，當時朱光祖一回頭，見那對金鈎是金光燦爛，朱光祖見這對金鈎並沒有嚴密的收藏十分可喜，暗中交待，在戲台上唱這齣戲時，全是說竇二敦把雙鈎放在鼓內，那全是編戲人編造的，請竇二敦隨手用的兵刃，往往在手底下，還怕措手不及，那肯把他放在難取難拿的所在，當時這對紫金如意護手雙鈎露了朱光祖手中，分兩是特別沉重，自己把雙鈎抗在肩頭，悄悄出了養心樓，來到外面，才把一顆心放下，於是湧身躍上了東牆，趕到要飄身往墻下落時，只聽屋中竇二敦業已驚醒，自己心說好險哪，索性先不走，伏身在墻頭上，靜聽下面的動靜，跟着就聽得屋中這位竇二敦哇呀呀的怪叫如雷，朱光祖是不敢再耽延，趕緊飛身往墻下落，落時，竇二敦已經追了出來，朱光祖及至落在墻下時，耳中聽養心樓院中雲板當當的連敲了一陣，自己乘機用絨繡把雙鈎勒在背後，裡面這時人聲鼎沸，此時朱光祖就知道他這是招集各寨的寨主，齊集在養心樓，捉拿盜鈎之人，原來朱光祖所猜的一點不假，正是朱光祖逃出之後，竇二敦一覺醒來猛然一睜眼，見床邊上插着一把明煌煌的翅尖厚背雁翎刀，竇二敦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自己的性命險些喪在賊人之手，聞得屋中尚有些異味，隨拿燈到堂屋中一照，這兩名伺候自己的親信嘍卒竟被薰香薰過去，竇二敦越發大怒，自己這真是命不該絕，倘若被薰香薰死，

豈不死在他人之手，暗中交待，朱光祖用薰香原來想是把竇二敦也薰倒，那知窗中有後窗戶並未關閉，後窗戶的風很大，被風吹的薰香烟不能往床前撲，所以竇二敦就沒被薰過去，這時一怒之下來到養心樓外把雲板連敲，這時竇二敦的號令，只要一敲這雲板，跟着各寨主是立刻齊集養心樓下聽令，趕到令下之後，須衣所令而行，那一家寨生，若取違令不遵，聞令不到的立時按山規處置，絕無寬貸，且說竇二敦敲雲板、中央四寨的寨主全到了，外四寨主也全趕到，竇二敦約略的告知寨主，今夜務要把奸細拿住，以振山威，衆寨主齊聲答應，尙文義說道，適才有巡山嘍卒報告，說是有那條黑影如飛的奔後山逃走，跟着已經有巡山的頭目追趕了下去，竇二敦一聽立時傳令，衆寨主趕緊追趕，一齊出了養心樓，只是竇二敦手中沒有兵力，一眼瞥見靠着牆後有一堆柴草，正有一把大鋼刀，竇二敦順手把鋼刀抄起，撤出穿釘，撤去閘槽，心說只要趕上盜鈎的奸細，非要用閘刀一劈兩半不可，當率衆順着後山的近路過，後寨，這蹺山道足有二三里地長，除了兩旁的樹木，一點阻碍也沒有，跟着又往前趕了一程，只見前面恍惚是有一條黑影，竇二敦等脚下加緊的追趕，原來那前面黑影正是朱光祖，自己逃出養心樓之後，知道竇二敦業已覺察，定要追趕，這才奔後山清靜的地方逃走，不過怎樣也沒有本山的人道熟，逃到後山去沒有二里地竇二敦業已追的非常近了，自己知道要是被他追上，決沒有好。於是這才拚命的逃走，只是後面越追越近，正在危急之時，忽的面前一道黑影一恍，緊在自己前頭，趕到朱光祖想辨認時，這時已如飛的出去有三四丈遠，當時朱光祖反倒要追上這人，倒要看看他是何人，往前追了不遠，前面那人到了一顆合圍大樹下，只見他竟升到樹上，朱光祖心想，

你會上樹難道我就不會上樹了嗎，於是也緊縱身形來到樹下一縱身到了樹的半腰，捋住了樹幹，這顆樹是合圍的老樹，朱光祖心中一動，心想我追他有什麼用，後面還有人追我呢，當下又聽得後面追的已近了，自己雖往上爬着，可是盤旋着往上起，將到樹後，却飛身下去，落在了樹根下，因為樹幹大，足以影住了身子，朱光祖是身形輕快，一彎腰縱身出去有兩丈遠，這一來足可以避開了追的耳目，朱光祖可是逃開了，可是欄上那人却被圍上了，就這麼一包圍樹上這人再想脫身，真是勞比登天還難。當時竇二敦是盛怒之下，喝令衆寨主趕緊督弓箭手把樹圍了，高聲向樹上喊道，上面鼠輩聽真，你若是男兒漢大丈夫，趁早把竇寨主的雙鉤留下，認罪服輸，寨主爺尚許開恩，饒你一條性命，你若不伏下來，寨主爺可要拿箭射你了，竇二敦喊聲方落，樹上人答話道，小輩們閃開了，嘩啦啦樹葉響了一陣，跟着紛紛的向下落葉，只見從樹上飄身落下一人，竇二敦見這人，平頂身高六尺開外，細腰乍背，劍眉虎目鼻直口方，器宇軒昂精神飽滿，一派的英雄氣概，掌中托定一桿雙頭槍，往那一站，真是鶴立雞羣，竇二敦怒氣冲冲說道，小輩你胆敢插刀盜鉤，本寨主與你勢不兩立，小輩你可有姓名，這人哈哈一笑道，你家義士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義士爺乃鳳陽山浪裡銀龍公孫玉，今夜咱到要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暗中交待，這位公孫玉他怎麼會這麼湊巧的前來救朱光祖呢，原來這位公孫義士自從隨着第四路羣雄來到口北之後，自己除了報告連環套的情形，可說是寸功未立，這次自己要建功立業，爲是面上增光，恰巧朱光祖就在今夜探山，公孫玉於是一想，人家全收身臨險地，我公孫玉要是這麼畏刀避劍怕死貪生，實在是覺着面上無光，想到這裡，趕緊收拾緊趁俐落把雙頭如意

點銅槍園好，悄悄離開營帳，仗着身形矯捷，趕到進了連環套也不過是二更過後，便趕到中央大寨，見那聚議廳中黑洞洞的並無一人，公孫玉是打算尋找賈二敦的住所，直抄了半天連環套也沒找着，本來養心樓名目雖然大，可是地勢極其嚴密，外人到這裡實在是不容易找着這個地方，好容易從巡更的口中問出驢瓢把子在養心樓歇宿，公孫玉遂够奔養心樓，還沒到近前，猛聽得一陣敲雲板之聲，跟着各寨燈籠火把全點起，齊奔這養心樓而來，公孫玉知道這是出了什麼變動，於是不敢進，只有趕緊退，這一慌之間，殺聲大起，公孫玉想今夜是白來了，別落個勞而無功，再被困在連環套，自己這不是自取其禍，當時公孫玉打定了主意便奔了後山，趕緊走到穆山坡一帶，正赶上朱光祖盜鈞鎗逃奔後山，後來聽得後面追赶的已近，自己想上了前面參天的古樹，隱匿行蹤，候追赶的賊衆們回去，再走不遲，那知自己上了樹，朱光祖却用仙人接影的法子，竟自從樹幹下來，安然下山，却找了替死之人，趕到賈二敦喝令把大樹園要用毒箭射樹上的人，公孫玉便猜一下來，把雙頭點銅槍一顛，報完了姓名，往前一縱身白蛇吐信，往賈二敦道華蓋穴點來，賈二敦斜身錯步讓過槍頭，舉開刀就劈，當時公孫玉見這位賈二敦今夜不使護手雙鈞，竟用大開刀，更顯得凶猛，本來賈二敦就成名遠震，這一換了大開刀越發的令人胆寒，賈二敦把五虎蹄門刀法用在開刀上，使換開真是帶得悠悠的風響，公孫玉是敢跟他的大開刀相碰，只注小巧的功夫，閃展騰挪，戰到三十餘合，各寨裡的寨主這時全聚到後山坡一帶，公孫玉不敢再戀戰，恐怕被羣賊圍上那一來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於是便虛點了一招，翻身逃走，寨寨主緊追趕，賈二墩是想着自己那對金鈞，當時吩咐頭目往樹上把自己雙



鉤取下來，鎮山獸那天龍繞身上樹，也想着好細定是把雙鉤存在樹上。那天龍到了樹頂上，找了多時，那有雙鉤的蹤跡，鎮山獸那天龍見樹上沒有雙鉤，只好下來，向竇二報敦告，樹上沒有金鉤的踪影，請總轉寨主定奪，竇二敦一聽自己的雙鉤還是不見，勃然大怒，立刻領衆再追這盜鉤的好細，追到離後山還有半里之遙，這條道崎嶇難行，竇二敦是拚着命的追，來到了山口不遠，堪堪已經追上。竇二敦大叫小輩，你這還往那裡走，我若是不拿住你碎尸萬段誓不爲人，這一聲喊叫，前面逃走的公孫玉見後面追的已經近了，眼看着又要被賊人圍上，這時忽見斜刺裡出一條黑影，如飛的向前逃走，竇二敦這時是恨不得追上前去一刀把奸細劈爲兩段，只是相隔着十餘丈遠，就是追不上，且說公孫玉知道竇二敦非想追上自己不肯罷手，正在危急的時候，見斜刺裡出那一條黑影，奔了道旁一顆大樹，往樹上爬去，公孫玉想着，一定是這人也想着是在樹上暫避一時，我何不就此也學人家那招仙人換影，是一報還一報的脫身之計，此時打定了主意，便緊緊的追到樹下，縱身上樹，趕緊的也是盤旋着轉到了樹幹後，飛身到樹下，抬頭在樹上看了看，只點了點頭，暗道一聲慚愧、心說朋友你多避點屈吧，我是萬分無奈才這麼作事，可有點對不過你了，於是不敢耽延遂一下腰往黑影裡一縱，如飛似的逃奔山口外，只是公孫玉雖逃出山口外，可是樹上又來了這個替死之人，竇二敦喝令把樹圍了，用箭射他，把他射死方解心頭之恨，那天龍傳令教嘍卒把樹包圍了，張弓搭箭就要用箭往樹上射，就在將要動手之時，只聽樹上大喝一聲，李老爺特來取你的人頭，話聲一落，跟着從樹上落下一人，竇二敦一看認識此人是分水狐李殿遠，竇二敦越發大怒，厲聲說道，小輩你是飛蛾投火，自速其死，竇

寨主雙鉤被你盜去，竇某實在佩服，只是你今天不跟寨主爺分輸贏定高下決不與你甘休。李殿遠亮刀一指竇二敦說道，竇寨主你不要耀武揚威，李某是既敢前來，就無可懼，正是怕者不來，來者不怕，想我李殿遠闖蕩江湖什麼大江大浪沒見過，別說這麼小小一座連環套，李老爺還沒看在眼內，竇二敦十分憤怒，把大開刀一舉，立時縱過來，就要跟李殿遠動手，你道這李殿遠怎會也來到連環套，原來李殿遠是自己負氣而來，因為來到口北連環套，寸功未立，眼見得別人全建功立業，自己總這樣隨波逐流的算是怎麼回事，在這時又有朋友帶來信，是自己胞兄來的，及至一看哥哥是功成名就，跟自己一比較，真是一在天上，一在泥途，暗說若是不趁此時立點功名事業，有何面目見兄長，當日自己就拿定主意，於是當夜間悄悄把五囊沙袋裝好，這種藥是在內地就配好了，因為此番是查口北查辦連環套的御馬案件，不是平常的事，自己要好好建功立業成名露臉，全在這回了，故此決心把自己的護身絕技用一回，仗着他倒可以會一會綠林道的魁首，當下李殿遠立時把這五鬼囊沙袋裝好背在背後，收拾了兵力，暗帶着所有夜行用的小傢伙等，這就起身，那知當晚正是朱光祖盜鉤的時候，這一入連環套，自己暗悔猛浪，那知連環套有這麼大的地勢，並且各寨裡全有人負責，紀律嚴明，防守的非常嚴緊，於是便不敢下手，各處查了一回，仍然是不敢下手，及至把聚議廳一帶查到，知道竇二敦是時時小心，一時不肯放鬆，這一來更不敢冒然下手了，後來朱光祖殺了李文中，够奔養心樓，立刻各寨已有防備，跟着有雲板聲連響，李殿遠便不敢在這裡留戀了，遂够奔了後山，那想到公孫玉正跟他們是一樣心情，也進連環套想立功，這是正趕上朱光祖插刀盜鉤，被竇二敦追趕下來，恰巧在這時

也逃奔後山口，李殿遠暗想各處定然防守的緊嚴，何必在這時趁這個亂呢，李殿遠這麼想着，正是公孫玉敗下來的時候，李殿遠想若被竇二敦追上，豈不是太冤太傻了嗎，此時李殿遠眼見前面有一顆大樹，本想着上樹躲閃，候他們過去再說，當時便拿定了主意，這才飛奔這顆大樹，連忙縱身上大樹，這時後面正是公孫玉被追趕的拚命的逃下來，李殿遠只知道朱光祖進連環套盜鈎，沒想到又有別人前來，自己也是個勁，更無暇去細看跟蹤過來的人，這一來公孫玉竟脫身逃走，自己反倒填了坑，這時竇二敦喝令嘍卒們亂箭齊射，這一聲令下，弓箭手正要射時，李殿遠便答話下來，這一答話竇二敦認出是李殿遠的聲音，便把大開刀一舉，厲聲說道，李殿遠你敢入我連環套盜取竇某的等鈎，今夜你再想逃出連環套勢比登天，李殿遠哈哈一笑道，竇寨主你何必耀武揚威，我李殿遠看你這座山好似平川之地，有什麼厲害，我李殿遠特意的會你而來，我焉能懼你，來來來你大戰一百合，分個輸贏勝負，竇二敦就要擺大開刀過來擒李殿遠。不料竇二敦身旁閃出四八，大叫寨主何必跟他一般見識，待我弟兄擒這小輩。當時過來的正是噴雲獸方威，鎮山獸方佩，金眼獸劉珍，銀面獸劉玉。弟兄四人一齊縱過來把李殿遠團團圍住，李殿遠見賊人以多為勝，於是不由得冷笑一聲道，你們以多為勝，李老爺倒要看看你等有什麼超羣的本領，於是把刀法施展開，刪砍劈剝，這把刀上下翻飛，劉珍劉玉兩人，沒有什麼真本領，還是那方威方佩兩人，還算是下過功夫，這一動手走到二十餘個照面，李殿遠一想，我若是儘跟他們戀戰，恐怕栽在他們手內。於是想用五鬼香沙袋傷他們，想到這便往旁一縱身，他這五鬼香沙袋是皮葫蘆式，只要是拉葫蘆卡口，裡面的氣把五鬼香沙托出去，專傷敵人二

目，這種五鬼香沙厲害無比，只要是沾上一點，兩眼就得瞎，在當年那李殿遠是常用這種暗器，後來改邪歸正，自己知道這種暗器實在是有傷天和，所以立誓對五鬼香沙袋不再用他，免得落傷天害理之名。當時封五鬼香沙，立誓若是再用五鬼香沙，教自己遭惡報，這一立誓果然是絕不再用他。趕到羣雄會自己忽然心裡一悸動，想起到邊北會的是威名露臉的英雄，蓋世超羣的豪傑，自己若是沒有過人的本領，超羣絕倫的功夫，容易闖蕩江湖成名露臉，所以把五鬼香沙袋帶在手下，寧可備而不用，不要臨時束手無策。這一拿定了主意，這才把五鬼香沙袋帶了來，誰也不知道他要用這種暗器。今夜被寇所困，才用這五鬼香沙袋，自己力戰四寇，用一招夜戰八方。四寇勢不得不往後退。李殿遠此時往旁一縱，翻身一拉皮簧，撲的一股子毒沙噴出來。四寇中惟有方威懼的。因為他會打五鬼噴火筒，知道香沙袋的厲害，可是他錯認爲一定是薰香一類的東西了。大概開了就能把人薰倒。便大聲喊道，賢弟們快着堵着鼻子，那知鼻子倒是堵上了。眼可瞎了，四寇疼得瞎撞，全是兩手握眼疼的怪叫。寶二敦一看冲冲大怒，立刻把大開刀一舉，厲聲說道。小輩你敢傷寨主爺，我若讓你逃出了掌握誓不爲人，寶二敦劈頭蓋頂往下就砍，李殿遠那敢接架，只有閃展騰挪的不敢硬架，就這麼走了六十餘個照面，李殿遠力量不敵，惟有用五鬼香沙或者尙能取勝，於是往旁一縱身，脚剛點地，沒容李殿遠拉五鬼香沙袋的拉簧，寶二敦已然縱到，李殿遠想用五鬼香沙袋，自己沒回過身來，想逃走也來不及。這一來寶二敦惡狠狠的照着李殿遠劈來。只聽得克赤一聲，可憐李殿遠竟死在開刀之下，這也是李殿遠封五鬼香沙之後自己立誓，決不再用五鬼香沙。這次竟不願當年神箭封沙立誓，如果真的能够回心向

善，自可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二次又用他，這種作孽比當年尤甚。所以才遭這種惡報，這次到口北是頭次用他，還沒容自己怎麼施展，焉想到遇見竇二敦乃是綠林道的魁首，兩人是前世冤家，竟自喪命在開刀之下，當時李殿遠屍身跌倒在地，竇二敦哈哈一聲狂笑，吩咐把尸首抬出去。當時那天龍說道，總寨主且慢，此人寨主可認識嗎，竇二敦說道，可是姓李名殿遠外號八稱分水狐麼，那天龍說道，此人就是李殿遠，乃是白馬七侯之侄，李八侯之子。竇二敦道，咳，竇某作錯了，想當年我與黃三太在商家林兩家結怨指鏢借銀，竇某常聽得有這麼位白馬李七侯，本寨主若是知道是他的後代，我決不願下此毒手，你們要用棺木把他裝殮起來，等到本套內事情查明之後，定要把他的靈柩送回故土原籍，因為這既是英雄後代，沒有別的，我們就得另有一番關照了，當時那天龍道，寨主不必費那個事，我想可以把這李殿遠的靈柩送到山外，他們那方面的人，定能够把他運回原籍，何必用我們再費事呢，當時這一說，竇二敦遂點頭說道，好，說罷立刻吩咐。傳鑼聚衆，自己今日是萬分快爽，因為雙鉤被入盜去，不止於自己一對趁手寶刀失了，並且顯見得我們這連環套內無人，竇某此番若不能把雙鉤找回，我從此離開連環套，決不在此立足，當時竇二敦在盛怒之下，誰敢答言，立時便夠奔聚議廳，來到聚議廳中，那天龍吩咐守大廳的嘍卒傳下號令去，真是令出山搖動，進帳神人驚，雖則是一個山寨的寨主不亞如大將威風，跟着六十四寨除了死傷私走的寨主不計外，那各寨的寨主先後全到聚議廳中，立時把聚議廳中全集滿了老少英雄，竇二敦剛要發話，忽見八名嘍卒架進來四位寨主，一邊往聚議廳裡走着，嘴裡不住的享嘆不止，竇二敦一見，正是劉珍，劉玉，方威，方佩，這四人被

五鬼香沙砂所傷，疼的是來回亂滾，無法救治。這些位寨主們全束手無法，由嘍卒們架着水到聚議廳中，稟報寨主，請寨主想法子救治，竇二敦是眉峯緊皺。那有法子治這傷痕，尙文義向竇二敦說道，我有一個法子，可治這種傷痕，只不知能够靈驗不能，我當年聽我恩師說過，中了這五鬼香沙，惟有用迴龍湯可以解這種毒，竇二敦說道，據我看李殿遠死有餘辜，用這種毒藥暗器傷人，實在是有損陰功，這樣怎會得的好結果，當時這位總寨主只顧盡說牢騷話，下面劉珍等疼的全忍不住了。尙文義說道，總寨主趕緊教他們下去治傷，免有耽悞，竇二敦乃吩咐那郝天龍等給這四位寨主去治療傷痕，這時竇二敦吩咐要點名清查各寨，各寨寨主是總寨主親自點，各寨的嘍卒由各寨寨主點，把六十四寨都要查清楚了，各寨主齊聲說道，遵令，便由掌管花名冊的竇正拿出名冊，此人是竇二敦初入連環套所收的義子，前文已表過，這裡不再繁叙。且說竇二敦令竇正把花名冊捧起，聚議廳月台上設了公案，竇二敦歸坐，衆寨主兩邊站立，竇二敦令竇正從中央大廳點起，花名冊子是正副兩本，由總寨主用珠筆點名，由竇正唱名。這裡念一名，下面答一聲，老六寨是一名不在，竇二敦面色一沉說道，這六家寨主，私出連環套，至今並未回來，令人可惱，他們這麼玩視山規，違抗法令，實是違反我連環套的山規，他們那時回來，定要從嚴懲處，以服羣衆，這六家寨主既敢走，就是沒把本寨主放在眼內。把這六位的名字寫在牌上，懸掛聚議廳前，那時回來，那時教他們看看，自己知愧悔，本寨主決不再追究當時竇正遵令，把私離連環套六位寨主的名字，滿寫好懸掛聚議廳前明柱上，木牌上寫的那六位寨主，計有噴雲獸禹佩，噴火獸雲飛，噴水獸雷嵐，噴煙獸鄧鎮，八臂玄狐劉太清，鐵甲神

猴于太明，跟着又點老四寨，點一名答應一名，這老四寨是郝天龍，郝天虎，郝天彪，郝天豹，這老四寨點完了，跟着又點守聚議廳的四寨，那知這四寨是一個應聲的都沒有，寶二敦也教寫在牌上，這四位寨主是殷德猛，殷德勇，殷德剛，殷德強，這四位寨主私出連環套是赴淮安府行刺未回，這雖是爲公而出，可是未奉總寨主之命，就算私自下山，這四名也是照樣的寫在木牌上昭示於衆，爲是好鎮服羣衆，跟着唱名到巡山五寨的寨主，計有宣空、宣照，夔龍，夔虎，夔真，這五寨是一位不短，又點到招賢館四知客，計有呂自成、田雨星，薛玉山，薛玉海，那知點這四寨主時查出，只有呂自成在，那三位寨主也是私出連環套隨着去淮安府行刺，隨着也把他們名字寫好，點左六寨時，計有孟文宣，焦鎮川，鄧萬年，鄧萬秋，趙通山、趙通海，這六位寨主是一位不短，點完了左六寨，點右六寨時，計有伍雲章，羅雲君，秦文淵，秦文苑，秦文源等六位，但這六位只有三位了，秦氏弟兄滿投降了官方，連環套當時把除名牌也掛上去，算是連環套的仇人對頭，跟着再點到後山八寨，這八寨是律得山，律那山，仙文郎，仙文豹，可安，可圖，狄大利，狄二利，這八位寨主是一位不短，點了後山八寨，又點到總管銀庫五寨，銀庫總辦是轉驪，羅蘭，陳滾，馬子蘭，竇飛虎，總管銀庫中却短了兩立寨主，這兩位是羅蘭陳滾等師兄哥二人，這兩人投降官兵去了，總寨主竇二敦是十分憤恨，將來遇到這種人，非把他們碎尸萬斷不可，又點到保守大廳的八寨，竇二敦一看到花名冊子的名字，不禁長嘆一聲道，想不到我這八個孩子很是孝順，上天不佑，他們竟有弟兄四人死在奸人之手，令本寨主好恨，尙文義說道，壽夭窮通皆有定數，總寨主要任開裡想就是，這時竇正挨次唱名，計有竇飛彪，

竇飛豹，竇飛義，竇飛武，至於死了的竇飛忠，竇飛孝等。索性略去不念他們的名字。竇二敦是十位頭目，計有葛喜，葛祿，葛福，葛壽，張威，張潤，張豫，張，邊桐，邊林，這十位頭目，是招呼一名答應一餐。又點到巡山查夜頭目李文中，點到這裡無人答言，連問了數聲，一個代替他答應的也沒有。竇二敦忙問道，巡夜查山總頭目為何不見。跟着派人去查問，不一時回來報，說是李文中並沒在他本寨，據他手下查山的頭目們說，他從昨晚就沒回來，這其中恐怕有什麼可疑之處。竇二敦說道，真是怪事，難道他是變了心，也倒反我連環套，勾串官人，插刀盜鈎，有他在內嗎。尚文義說道，據我看決不致有這種事，李文中他的出身來歷，總寨主已經知道了。螺絲島三莊八寨也是一位莊主，只為事業一敗塗地，無法立足，這才來到口北投到我連環套，為的是匿跡銷聲，絕不提自己的出身來歷，為是免得被人恥笑，總寨主雖刻知道了他的來歷，並沒有當面問他，不過存在心中，遇機會提拔而已。他與天霸小兒誓難兩立，縱然不能再在連環套存身，他也不能投降天霸小兒，所以我斷定他不是去到官營行刺，就是遇了意外的危險。衆位寨主務必要上心的訪查訪查他的下落才好。衆寨主齊聲答應。當時竇正又接着往下點名。點到了本山出外作散買賣的計二十六位，方威，方佩，劉珍，劉玉，宣真，宣極，劉環，杜屋，郁貌，韓珍，孟山，焦海，李永，謝虎，寇達，寇通，寇子山，寇子玉，金通，金達，金達，金達，金建，方貞，方玉，遲尉東，赫連北，點完了名之後，全寨中死傷私走的計有二十五位，還有的寨主七十五位，所有這些位寨主全是當日百獸園中有名的英雄豪傑，如今是一心守當初的盟誓，不肯相違，一個個謹守山令，願遵統率，小心的把守着各寨，及至點完名之後，齊集聚議。



廳中，所有的寨主們，凡是在這裡的，全是重錄入花名冊子，每日要點名一次，如考私目中連環套者，定按山規處治，這次竇二敦是從嚴管轄合山各寨不准有一點疎忽，自己這次是當衆曉諭各寨寨主，所有連環套的六十四寨寨主，滿要齊心努力共保此山，將來我們是富貴榮華與共，這一次本寨主是栽在了他們手內，我竇二敦絕不雪此仇，難在連環套立足了，當時竇二敦說到這，自己真是含着十分的羞愧，略一沉吟說道，竇某是全仗衆家賢弟的威風，給我連環套正這回臉面，當時各寨主齊說道，總瓢把子是一時大意這才教奸細把雙鉤盜走，這不過是奸細的微倖，有何懼於這羣狂徒，總寨主何必把些小的事放在心頭，他們不過是鼠竊狗偷而已，有何懼呢，我們不是當着寨主面前說大話，要是與天雷會陣，定能把總寨主的紫金護手雙鉤得回來，竇二敦連忙拱手說道，竇某是但盼衆位能够替竇某把已丟的臉面找回來，竇某決不忘大德，說話間有本山的各寨主點名，是各把自己所統率的嘍卒數目點清，所有合山的嘍卒滿見了清楚的數目，竇二敦說道，衆家寨主，本寨主打定了主意，定要與天雷小兒決一死戰，所有各寨寨主全要齊心努力，連環套生死存亡在此一舉了，衆家寨主齊答道，寨主請放心，我們給寨主現不了眼，竇二敦說道，好，本寨主相信衆位兄弟全能作竇某的膀臂，使我竇二敦能够在連環套逞英雄充豪傑，全仗衆位了，請衆家寨主要亮九成隊，今天教官兵片甲不歸，才可解竇某心頭之恨，衆家寨主齊說領今，尙文義說道，總瓢把子這次背山一戰倒是個壯舉，可激厲所部弟兄，但這種辦法可一不可再，現在官兵那裡絕不至再行分兵襲我山寨，可是此種法斷不可再用，兵不厭詐，真假虛實莫測，那才算是真會用兵的，要是平日官兵正在強勝時，那就得防備萬一了，竇二

敦才這率大隊嘍卒出連環套，這一來聲勢非常的壯，帶着有數千人，殺聲震耳，官兵這陣也接着探報，正在天霸聚衆議事，就爲的是朱光祖暗入連環套一夜未回，天霸是十分惦念，因爲這種危險事是決沒有好，倘若被獲遭擒，就有性命之憂，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天又一天，羣雄時刻紛紛議論，爲朱光祖担心，大家也不敢斷定是怎麼回事，直到第二天第三夜，忽然連環套內鏜聲震耳，金鼓齊鳴，跟着火起來了，照的連環套山頂上通明，天霸就知道套環套內決不能平安無事，自己這時並沒調隊伍，只站在營帳前看，連羣雄也站在營帳前，派了幾名精明的探子前去暗探，不一時有探子回來報，說是連環套內確有喊殺之聲，大約是混進奸細去了，定然有別的故事，所以才有這種火光冲天，喊殺聲震動天地，天霸令羣雄亮隊，要想接應那暗入連環套的朱光祖等，那李殿遠獨進連環套，計全想定，他定是打算在人前顯耀，奪尊，後來發覺短了公孫玉，此人不用說，定是也入了連環套，我們應當趕緊接應，李煜說道，黃大人，這事倒不能忽視了，因爲光祖是被趙璧激走了的，他既然是負氣而走，若是灰塵土臉決不肯回來，倘有失閃，決不能袖手旁觀，我等還是趕緊的派人探山，天霸正要派人，那知朱光祖公孫玉全先後到來，這才把懸系的心放下，朱光祖到了天霸面前，把一對紫金如意護手雙鉤捧到天霸面前說道，黃大人請驗此鉤，可是寶二敦所用的那對寶刃，跟着趙璧在旁一撇嘴說道，這不定是那裡尋來的，跑這兒朦朧事來了，當時朱光祖怒目而視的說道，你不用血口噴人，這裡有憑有據，寶二敦這對護手雙鉤，乃是一對寶刃，能够斬鋼截鐵，非同凡物，咱們當來試驗一番，跟着這就要用這對紫金如意護手雙鉤當來試驗，天霸忙擺手說道，不要與他作這種無味的口角，我們現在

先辦正事要緊，朱光祖把自己入連環套的情形，詳細的說了一番，公孫玉說道，原來朱五爺用仙人換影，拿我作了替身，我當時並沒看清是那一位，朱光祖便說道，原來是誤會，我當時若是知道是公孫爺，我怎麼也不能走，公孫玉說道，我這次從寶二敦手下逃出來，還沒出後山，突然從斜刺裡縱出一條黑影，我緊隨在後面，追趕前面那人，不料那人也是上了參天的古樹，我不知道究竟是何人，也帶仙人換影之法，才逃了出來，趕到我走出山口，並沒見那人跟了出來，這才回轉營來，朱五爺可知那是何人嗎，朱光祖說道，這又是何人呢，天霸說道，此人大約是李殿遠吧，怎麼獨獨是他不見回來呢，大家全覺着李殿遠十分危險，這時朱光祖看了個楞縫，向趙璧說道，小腦袋瓜，你這沒有說的了，趙璧把小腦袋瓜一幌說道，咱們不過是說說而已，難道還真個的分斤較兩嗎，說了就靠啦，咱們哥們是什麼交情，用的着這麼小氣嗎，朱光祖說道，少說廢話，我是公事公辦，我朱光祖若是今日盜不出寶二敦的雙鈎，我要不是海走天涯遠走高飛，就是跪在趙老爺面前磕頭認罪，咱們是有約在先，誰要是反悔誰是匹夫之輩，當時朱光祖這一提明兩人所定之約，立刻把趙璧給問住，張口結舌的跟朱光祖耍賴，大家看着十分可笑，朱光祖非教他幫衆叩頭認師傅不可，趙璧是裝瘋賣傻，滿不認賬，到後來還是旁人看着作好作歹的，教趙璧當面給朱光祖陪禮這才算完，天霸向光祖說道，此番寶二敦既是雙鈎被盜，他豈肯善罷甘休，我們得要緊防才是，這時計全說道，他甘休不甘休的倒與我等無關，兩下裡嚴兵對陣，應該是兵來將擋，水來土屯，這個倒不足爲慮，只是御馬八駿尚不算完全辦結，踏水玉獅子尚在連環套，倘若是被迫過急，他把御馬傷了，我們拚了多少人的性命，也落個勞而無功

，所以必須要設法把這匹御馬早早盜出來，免得我們晝夜懸心，天霸說過，計大哥所說一點不差，這只是仍得幾位有飛行縱躍的功夫，暗入連環套把這匹御馬盜出來，跟着就有幾位要告奮勇的想入連環套。就在這時有探報的兵丁進來報，說是連環套內串鑼齊鳴。一定要亮隊出連環套與官兵會陣。天霸一擺手說知道了，報事的退去，計全道，這定是竇二敦餘怒未息，想要報插刀盜鈞之仇，我們倒不便多耽擱。索性彼此分個高下，決一死戰，朱光祖說道，黃大人先別忙，我想這次我們入連環套是足把竇二敦的臉革摘了，黃大人索性露這番臉，這次我入養心樓，插刀盜鈞，是真正湊巧得了一把翹尖厚背雁翎刀，跟黃大人的這口刀不差什麼，只把刀鞘帶着到陣前如此如彼的一說，把竇二敦就得活活氣死，天霸點頭道，竇二敦這次是拚命而來，這一來我們兩下裡准可分出結果了，當時這就傳令齊隊。冬冬的戰鼓齊鳴響如爆豆，跟着羣雄是往外列隊而出，這一亮隊真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趙壁說道，副將大人今日與竇二敦會鬥，這可得顯一顯我們的威風，有官職的全把官衣披上，也顯得我們淮安府的官家不盡是飯囊酒袋，發時趙壁一說這話，天霸到深以為然，隨吩咐看衣伺候，有常差的趕緊伺候着黃大人更衣，這一把衣帽齊整了，立刻顯着格外的威風，所有穿戴的是煥然一新，頭上二品頂戴紅頂子嵌寶石，賞戴花翎，迎面一顆明珠，乃時在北高城到施侯爺所賜，藍緞披肩，宮綢四開隙的跨馬服，要論起天霸的身分來，穿個黃馬褂子都行，只是幾在身臨前敵，不便過事講究，只穿了八圖魯坎肩，腰束藍冠絲板帶，如意玉扣，兩邊綉襯着翡翠，碧綠綠的真是玩物，下面薄底官靴，精神飽滿，器宇軒昂，左肋下跨着刀鞘子，刀已被趙壁撤去，天霸看了看身上的衣服說道，不成不成，趙壁

答道，怎麼看出不成來。難道陣前有些不利嗎？天霸說道，我沒先見之明，因為穿着這身官衣到陣前，趕到動手時，還得現脫那多麼費事，跟着朱光祖說道，黃大人不必顧慮這些事，因為陣前交兵，黃大人乃是軍中的主將，全仗黃大人領率着羣雄，焉用的着黃大人親自出陣，天霸說道，今日我們陣前會戰定有一場凶殺，最要緊的請羣雄都嚴守紀律，聞鼓袖進，聞金則退，衆位老英雄，衆位俠義士，可要多多担待黃某。我要執法來作衆位的領剛，惟有請衆位俠義暫時屈尊一時，只要在私下裡，我天霸要有一點怠慢的情形，情願在衆位老前輩面前請罪，說到這向兩旁的羣雄一拱手，就在這時從外面又如飛似的闖進一名探事的兵丁，見他單腿點地一打阡道，報，現在連環套的匪隊亮了陣，點名請黃大人答話，天霸一擺手，探事的退去，天霸吩咐升砲，跟着轟的一聲，震天一響，這一聲方落，跟着轟轟的連響了兩聲大砲，這才往外一闖，兵士們吶喊殺聲，一個跟着一個的遞着聲音吶喊，出了營帳來到臨時設的圍子外，羣雄往兩旁一分，雁翅排開，當中只給留了天霸所站的地方，對面連環套的大隊全列好了，這次連環套出來有九成隊伍，只留了一成隊守底營，寶二敦背着三節棍，包定一對護手雙鉤，原來他在亮隊之先，自己一時想起沒有趁手兵刃，十分怒惱，有寶飛虎把老寨主所用的護手雙鉤獻了出來，請老寨主暫時使此此鉤免得別的兵刃不趁手，寶二敦長嘆一聲說道，看起來人得戀舊，不要得新忘舊才好，本寨主萬沒想到今日還用上他，這真是意想不到的，於是把這對兵刃上手顛了顛，跟那對紫金如意護手鉤相較可差遠了，這時自己把鉤一擺，向衆寨主說道，寶某此次失去紫金如意護手雙鉤，大約於我有十分不利，我今日與天霸小兒相會，只怕凶多吉少，尙大哥你娶替我多勞

神吧、尙文義聽總寨主說起這種頹喪話，自己好生不快，竇二敦是豪放成性，歷來不說這種敗興的話，於是趕緊的安慰了一番，竇二敦仍是爲這對金鉤警拗的厲害，尙文義說道，總寨主何必爲這點小事介意，我們闖蕩江湖身經過多少風波巨浪，這點小小挫折有什麼可憂可慮，當年總寨主是一條棍有獨霸山東鐵羅漢的美名，今日如果這對鉤不趁手何防仍然用棍，寨主這條棍非平庸之輩可比，足以與一般成名露臉的英雄相會，說到這竇二敦接着說道，竇某看自古來成大名立大事業的英雄豪傑，不是仗劍，就是揮刀，沒有用三節棍的。如今是身爲連環套總瓢把子，統轄數千健兒，使換這條三節棍非能够威鎮口北，所以本寨主總以爲還是使換正式兵刃才好，尙文義說道，總寨主此言差矣，那能以軍刃分強弱，像宋太祖趙匡胤，一條棍打出來錦綉山河，最近的大刀方成，一柄開刀擁有山東半邊天，何嘗不能成名露臉，寨主不必担心，還是隨心所欲，以免牽掣得功夫全不能施展，我們練武功的最怕是遷就武器，兵刃不趁手能把你的本領去一半，竇二敦道，尙寨主言之有理，來，把我下關東那條棍，跟當初那對鉤預備了，跟着手下的嘍卒趕緊把棍鉤給捧過來，竇二墩把棍背在背後，把初遇周恒，所用的那對鉤，持在手中顛了顛，因爲許久沒用他，如今顯着輕多了，當時竇二敦把全山的隊伍調了九成，往外一撞，殺聲震的山鳴谷應，這裡剛扎住陣角，令嘍羅前去叫陣，官兵這邊一亮隊，兩下裡聲勢全不小，連環套這邊是嘍兵數千，足可以稱雄作亂，可是官兵這邊是仗着赴會的羣雄，盡是成名的江湖道俠義士，全是以一當百，絕非一般毛賊草寇可比，兩下裡這一亮隊有嘍囉出來這一叫陣，趙璧聽得他們是點名叫姓的教黃天霸答話，於是便趕緊的到陣前高聲說道，小子們聽真，黃大人衣

帽不齊請你家寨主略等片刻。嚶囉們一聽這倒好。簡直真成了迎賓拜客了，莫怪人說作官的是非常麻煩的呢，性情一點不差，於是答應着回到了本隊。報與總寨主，竇二敦一聽十分大怒，心說這是行兵對陣，不是拜山會客何必用什麼衣帽齊整，自己惟有耐着性子等候，工夫不大，只見官兵隊裡一聲大砲，兩桿門旗一分，立刻閃出四名穿灰搭連，四騎隙跨馬服的護勇，全跨着腰刀，雄糾糾很帶着一派武勇之氣。後面出來這位正是漕標副將黃天霸，一身嶄新的官服，肋下佩着一口刀，可是刀沒有了，只有刀鞘，款步到了陣前，向竇二敦拱手道。竇寨主請了，請示竇寨主今夜何以這麼沉睡，致令黃某空懷誠意而去，敗興而回，惟恐寨主不信，故此把黃某的翹天厚背雁翎刀留在了寨主的台前，請竇寨主把黃某的刀賜還，黃某也有一點心意，黃某入連環套本想把竇寨主的陸陽魁首帶走，只爲想起了我的天倫三太黃爺，當年在商家林與竇寨主結下不斬之仇，竇寨主氣走河間到口北立住了這番事業，竇寨主寬洪大量，重回紹興府來看我天倫。那時節正赶上我天倫染病在床，竇寨主不念當年之恨，竟送我天倫二百兩銀子養病，這足見竇寨主量大過人，可是歷來親有債子當還，父有仇，子代報才是，昨夜本想把竇寨主的首級帶走，不過我黃天霸一生作事恩怨分明，我焉能作那背義忘恩之事。所以插刀盜鈎爲是令竇寨主知道，我們入連環套如入無人之境，臨行把竇寨主的雙鈎帶來以作信物，這總比空口無憑，難令人取信好多了。當時天霸說到此處，把一對紫金如意護手雙鈎從朱光祖手中接過來，竇二敦此時羞愧難當，羞得滿面通紅，天霸把雙鈎一舉道，黃某是原物奉還，竇寨主請收此鈎吧，天霸與就給送過去，朱光祖向前攔着的，黃大人且慢，沒有這麼容易的，我們的御馬八駿只得回七匹

來，尚有一駿落在連環套，竇寨主如以其鈎爲重，何妨把御馬與此鈎相換，兩下裡如無誠意，另作商量，當時這位竇二敦氣得哇呀呀怪叫如雷，手指朱光祖道，鼠輩欺我太甚了，竇某難道沒有那對紫金如意護手雙動手就不能戰勝爾等了嗎，來來來，竇某用這對常鈎與爾等比併輸贏，一分勝敗，不是竇某口出狂言，就憑竇某掌中這對鈎，打遍關東無敵手，有竇某這般本領的，竇某還沒見過其人，天霸聽竇二敦口出狂言大話，立刻就要脫官衣，與竇二敦動手，這時聽得後面有人答話道，黃大人身爲領袖，豈能輕易與賊人見陣，待李廣通會這口出狂言的賊子，說話問李廣通一亮金鈎縱身出來，向竇二敦道，竇寨主請了，李某不才，願陪寨主一決勝敗，竇二敦是正在叫陣之時，突見過來一位老英雄，頸下銀髯飄擺，提一對明幌幌的金鈎，站在那裡威風凜凜，竇二敦是十分愛惜這位老英雄，隨問道來者何人，轡上名來，寨主爺鈎下不死無名之人，李廣通道，我乃太湖鐘山寨主李廣通，人稱八百里金鈎大王鎮蘇杭，遠奔口北，却是爲拜訪竇寨主而來，竇寨主既以雙鈎稱雄，李某願與寨主一敘，當時竇二敦哈哈一笑道，原來是李三爺到了，竇某失敬了，竇二敦說了這番場面話，這時李廣通把雙鈎一分，遂說道，李某願在竇寨主鈎下領教，竇二敦說了個請，兩下裡動起手來，真是超羣絕倫，與平常使換鈎的招數顯然不同，李廣通也是拚死來的，因爲自己得了八百里金鈎鎮蘇杭的美稱，算是成名已久了，倘或敗在竇二敦的手內，一世的英名，豈不要付與流水，再一說太湖鐘山寨是多大的聲勢，若是能够勝了他也足可露臉了，故此李廣通是把全副精神全貫在了這對鈎上，走到二十餘個回合，兩下裡不分勝敗，竇二敦暗想，原來八百里金鈎鎮蘇杭，就是這樣的本領，動着手呵呵一笑道，我



當是八百里金鈎大王鎮蘇杭，有什麼出類拔萃的功夫，原來就是這樣本領，沒有別的，就憑寶某掌中這對鈎，也教你金鈎難逃掌握，一邊說着話，一邊動着手，這邊的官人隊裡，趙壁又陰損起來，看着銀鈎大王杜斌道，你看見了沒有，人家那才叫英雄對英雄，好漢對好漢，兩下裡一個是八百里金鈎大王鎮蘇杭，一個是獨霸山東鐵羅漢，兩下裡全是成名露臉的人，才算英雄隊裡稱魁首，豪傑堆內有威名，天霸也站在一旁，聽見趙壁誇贊李三爺，遂也點點頭道，趙大哥所說不差，本來老英雄這樣年歲還能够與寶二敦會戰，真是十分驚人，這番惡戰真是不易遇着，那足使後進的小英雄們看着，長進些見識，當時趙壁道，黃大人你先別捧事，咱們是難別瞞誰，姑爺歷來是好捧丈人，綠灰三分熱，是火熱似灰，就憑那李三爺兩個也不是寶寨主的敵手，因為乍一會面，精神氣力全足，兩下裡的招數封嚴實了，所以一時間倒分不出高下來，不信你們看，早晚定要敗在了寶二敦之手，天霸說道，依趙大哥之見，怎麼辦呢，趙壁說道，據我看要想勝寶二敦非得多過去能人不可，只可惜我們這裡使鈎的不在少數，可是全是見不的人的鈎，什麼當年打過長江三套啦，什麼當年會過英雄啦，什麼威鎮山東，鈎法打遍了山東半邊天啦，敢情這全是假的，論起真個的來，一上口北連環套，遇上慣使雙鈎的寶二敦，就立時麻了脈啦，不知本事往那去了，看起來英雄還是英雄，狗熊還是狗熊，要是那麼藏頭縮尾真被口北一帶的綠林道笑死，當時趙壁一動陰損，銀鈎大王杜斌這份氣可就大了，因為當年自己也是成名露臉的人，如今被人這麼奚落，那果不怨，厲聲說道，趙壁你敢藐視老夫嗎，趙壁一幌小腦袋瓜道，你別誣賴好人，我那敢看不起你，你也不用急，有本事過去跟寶二敦比劃比劃，分個公母，那

才算本事呢，跟我趙壁瞪眼多洩氣，當時趙壁一路胡聊，把這裡使鈎的全給拿話捺着，大家齊聲說道，我們就不聽這一套，趙壁你小子竟用話引人有什麼用，看我等十鈎會羣寇，說話間銀鈎大王杜斌頭一個縱身形過去，大喝寶寨主不要逞強，李三爺請往後退，我銀鈎大王杜斌來會寶寨主，此時這兩位正在動手之時，突然聽着有人高聲喝喊，跟着縱身過來，這一報名、李廣通是最知禮的，往旁一撤步，立刻閃開了身形，這時銀鈎大王杜斌把雙鈎一亮式真够樣兒，銀髯飄擺如同天神降世一般，令人看着不禁的忘景仰之心，寶二墩向前答話道、來者可是銀鈎大王杜斌麼，老英雄答道，不才正是杜某，寶寨主今日施展絕倫的鈎法，使老朽得開眼界，這實在是超絕的功夫，我杜斌是年邁力衰，要在寶寨主面前獻醜，老英雄此話向寶二敦說完，又說了個請字，人鈎齊到，兩下裡一動上手，真是棋逢對手，匠遇良材，兩下裡動着手，官兵這裡的戰鼓聲如爆豆，忽然又來了高佩文等三個人，不用說這也是被趙壁激出來的，其勢是不得不來，因為趙壁的話說得太陰損了，自己回不過臉，故此不得不過來協助捉拿寶二敦，兩下裡是拚命的動手，李廣通先耐是停鈎不戰，此時見人家都出來了，自己若是退下來，豈不令人恥笑，再說自己向來好強，此時絕不肯示弱於人，這五老五對護手鈎施展開真是非常了得，本來五位老頭滿是成名露臉的英雄，雖則功夫沒有寶二敦的強，可是恐怕工夫一大了，寶二敦也要有些氣力不佳了，這五老想到了四十餘個回合，正在殺得難解難分之際，高家五虎也被激的縱出陣來，這五位少掌櫃的每人一對護手雙鈎，縱將過來，幫助五老動手，遂演成十對護手鈎圍戰寶二敦，結果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